



978815

陸稼書集



福州正誼
書院藏版

原序

學至於朱子而洙泗伊洛之傳煥然如日中天蓋惟析之有以極其精而不亂然後合之有以盡其大而無遺學者有志聖賢之道由是而之焉未有不至者也後之詆毀朱子者喜頓悟之直捷厭正學爲支離駕其說如大霧之蔽青天使人莫知所趨向卽有二三名儒以衛道爲心者將求軒轅氏之指南以示四方而擇之有未精養之有未粹雖力爲摧陷廓清終不能脫其霧中者往往有之甚哉正學之難明也自

本朝以來文教盛而理學興鉅公大賢接踵繼出其篤信陸稼書集

原序

一

正誼堂

朱子之道而力行之者尤莫如陸稼書先生先生之爲學也主敬以立其本窮理以致其知返躬以踐其實一以朱子爲準繩教人必循乎下學上達之次第其好高躋等師心自用爲陽儒陰釋之學以疑誤後人者審擇詳辨毫髮無所遁其情見於四子大全及困勉錄諸書可謂析之極其精而不亂合之盡其大而無遺矣夫惟朱子之道明而後孔子以來之道始明埽迷空之大霧還白日之中天先生之於正學其功豈淺鮮哉乃若本其所學以見諸實用者兩膺邑宰而德教深洽於民心進居言路而忠藎見孚

於

當寧優游恬退而士大夫傾心景慕海內學者聞其名斂衽而起敬讀其書恍然知入道之有規矩油然而得其心之所同然其至誠動物有莫知其所由然者然則先生固不僅以文傳也孔子曰有德者必有言易曰修辭立其誠先生之文辨學術則源流灼然而可觀陳世務則經緯井然而可行他如雜著尺牘片簡隻字無非發明洙泗伊洛之旨爲朱子功臣而其詞氣安詳條理縝密充養之粹亦大類朱子所謂立誠之辭有德之言又豈世之文人才士所能髣髴其萬一也哉余素景慕先生既從其家得間學錄讀禮志疑讀朱隨筆等書刻於鼇峯書院此集三魚堂陸稼書集

原序

二

正誼堂

舊有刻本余特選而重梓之以見先生之學卽朱子之學求正學之指南者必於此而得之矣
康熙四十八年己丑孟冬穀旦儀封後學張伯行題於榕城之正誼堂

傳

陸隴其浙江平湖人康熙九年進士十四年授江南嘉定知縣十五年十二月巡撫慕天顏請行州縣煩簡更調之法因言隴其之操守稱絕一塵才幹實非肆應若調補稍簡之縣必勵其素守疏下部議謂煩簡更調非例既無肆應之才應照才力不及例降三級調用會縣民有被盜殺而其親屬以讎殺訴隴其詳報是讎是盜俟緝獲後擬既而獲盜鞫實論如律部議隴其初報不直指爲盜應照諱盜例革職遂罷歸十七年

詔舉鴻博工部主事吳源起薦隴其理學純深文行無愧
陸稼書集 傳 一 正誼堂
得

旨召試赴京未及試丁父憂歸十八年左都御史魏象樞應

詔舉清廉官疏言隴其任嘉定知縣清操飲冰愛民如子去官之日萬姓攀轅旣去之後家家戶戶祝部議俟服滿仍補知縣

上曰陸隴其係保舉廉能之官如直隸清苑江南無錫等縣最稱煩難之區用之庶可展其才二十二年補直隸靈壽知縣二十三年六月直隸巡撫格爾古德疏言隴其潔己奉公實心任事革除諸弊履任未久而教化已洽循例

薦揚以備擢用疏下部議予紀錄二十九年吏部以科道
需人奉

命九卿舉學問優長品行可用者九卿以隴其舉得

旨行取授四川道監察御史十月疏言畿輔沿山州縣土
瘠民貧荒多熟少數年以來

皇上多意撫綏禁止私派不惜蠲賑上年荒旱被災之處

初奉

諭概予蠲免二十八年全租及二十九年半租後因部議
分別被災輕重撫臣奏災輕田畝秋後帶征今雖秋收稍
稔所入無幾可責其兼完新舊之糧乎若非

臣稟書集

傳

二

正誼堂

皇上曲加垂卹恐有司惟考成是急不顧民力難勝也疏
下部議尋

敕部遵旨盡行蠲免三十年正月戶部以大兵征噶爾丹

軍用浩煩奏行豁免保舉例御史陳菁奏請刪捐免保舉

條而增捐應陞先用部議不准隴其疏言捐納一事不過

因一時軍需孔亟不得已而暫開若許捐免保舉則與正

途無異且督撫保舉之人必曰清廉保舉可捐納是清廉

亦可捐納也至於捐納先用大抵皆奔競之徒多一先用

之人即多一害民之人臣竊見近日督撫於捐納之員有

遲之數年既不保舉又不糾劾者不知果清廉乎非清廉

乎抑在清濁之閒乎夫既以捐納出身又不能發憤自勵則其志趣卑陋甘於汙下可知乞

敷部通稽捐納之員到任三年而無保舉者卽行開缺休致庶吏治可清選途可疏而民生可遂矣疏入下九卿議九卿言先用未准捐止捐免保舉實無碍正途若定限到任三年而無保舉者卽行休致則營求保舉奔競益甚應俱無庸議上得

旨保舉一條著會同陳菁陸隴其再行詳議及議陳菁與九卿等並言事例已行次年三月卽停止可不必更張隴其遂獨爲一議曰捐納一途實係賢愚錯雜惟恃保舉以陸稼書集

傳

三

正誼堂

防其弊雖不敢謂督撫之保舉盡公然猶愈於竟不保舉也今若并此去之何以服天下之心卽貪汙之輩自有督撫糾劾而其僥倖獲免者遂與正途一體陞轉雖有次年三月停止之期而此輩無不先期捐納卽無不一體陞轉未可云無碍也至於到任三年無保舉者令休致謂恐近於刻不知此輩由白丁捐納得官其心惟思償其本錢何知有

皇上之百姓踞於民上者三年亦已甚矣又可入乎若謂將屆三年輒營求保舉此在督撫不賢則誠有之若督撫賢尙處營求此休致之議亦從吏治民生起見也於是陳

菁與九卿等各爲一議曰捐納官員尙有劣蹟可隨時糾劾捐納保舉之後仍按俸陞轉督撫既未保舉必無徇庇之情而官之賢否自有分別何虞龐雜至致仕三年之內雖無奇政動上官之保舉亦無劣蹟來下民之告發卽爲安養無事之官何可勒令休致乎爾者軍需孔亟計各項之捐納人少而保舉之捐納人多是以增列此項隴其不計緩急輕重浮詞粉飾致捐納之人猶豫觀望緊要軍需由此遲悞應請革職發往奉天安插議上

上曰陸隴其居官未久槽憤不知事情妄昧陳奏理應依議處分念係言官著寬免六月

陸稼書集

傳

四 正誼堂

命巡視北城八月以試俸期滿甄別應外調遂乞假歸三十二年十二月卒於家年六十有三所著有困勉錄松陽講義三魚堂文集諸書三十三年正月江南學政許汝霖任滿

上諭大學士等曰學政關係人才甚屬緊要朕觀原任御史陸隴其學問優長操守甚善若以補授必能秉公考校破除積弊有裨士習大學士王熙以隴其已故奏

上深悼之

詔祀直隸江南名宦浙江鄉賢

世宗憲皇帝雍正二年

臨雍釋奠

諭九卿議增

文廟從祀賢儒因議曰隴其自幼以斯道爲己任精研程朱之學兩任邑令務以德化民平生孝友端方言笑不苟其所著述實能發前人所未發弗詭於正允稱純儒宜配饗俎豆得

旨俞允乾隆元年

詔九卿核議應予追諡諸臣因議曰宋儒胡瑗呂祖謙諸儒皆未居顯職而有諡隴其雖官止五品已從祀

文廟應予追諡

陸稼書集

傳

五 正誼堂

上特賜諡曰清獻尋禮部以會典未載五品官予諡立碑給價之例請

上裁定得

旨陸隴其著加贈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照例給予碑價

陸稼書先生文集目錄

卷之一

雜著

太極論

泰伯三讓論

錢子辰字說

讀朱子告郭友仁語

讀東萊博議

跋讀書分年日程後

書四書惜陰錄後

陸稼書集

目錄

翁養齋教子圖跋

題許劭亭小像

書座右

學術辨上

學術辨中

學術辨下

書

答嘉善李子喬書

上湯潛庵先生書

正誼堂

答同年許子位

與李子赤茂

與雲閒陸郡博

上座師張素存先生

答崑山丘近夫

復房師陳省齋先生

與李枚吉壻

示大兒定徵

答嘉定李生玉如

答同年顧蒼巖表叔

陸稼書集 目錄

答某

與曾叔祖蒿庵翁

又

示三兒宸徵

答張西山先生

與席生漢翼漢廷

與鄰邑某

答崔平山

答席生漢翼漢廷

與李枚吉壻

與魯瞻弟

答沈友聖

答阜平令潘

答陳世兄

答張西山先生

答席生漢翼漢廷

上陳房師

上魏環溪先生書

與閩臬趙公

卷之二

陸稼書集

目錄

疏表策

畿輔民情疏

論奪情疏

請速停保舉永閉先用疏

時務條陳六款

擬上臨雍釋奠表

風俗

序

舊本四書大全序

周永瞻先生四書斷序

三

正誼堂

周雲虬先生四書集義序

黃陶庵先生集序

傅鷺來感懷詩序

陸桴亭思辨錄序

同邑文序

歷科小題永言集序

靈壽教諭張君壽序

潘泗庵先生壽序

授經堂壽序

曹母成孺人壽序

陸稼書集

目錄

四 正誼堂

記

畿輔八府地圖記

謙守齋記

崇明老人記

墓表

中憲大夫江南布政使司參議分守蘇松常道加

三級方公墓表

陳母侯孺人壙記

先府君壙記

亡弟尚桓壙記

祝文 祭文

宿廟文

誓神文

告城隍禱雨文

告城隍謝雨文

祭京江張太夫子文

祭座師柏卿魏公文

祭蔚州魏公文

祭某封翁文

祭同年周進士義扶文

陸稼書集

目錄

祭應潛齋先生文

五

正誼堂

陸稼書先生文集卷之一

儀封張伯行孝先訂

受業

羅源陳紹燦

平和汪奇猷

全校

雜著

太極論

論太極者不在乎明天地之太極而在乎明人身之太極
明人身之太極則天地之太極在是矣先儒之論太極所
以必從陰陽五行天地生物之初言之者惟恐人不知此
理之原故邇其始而言之使知此理之無物不有無時不
然雖欲頃刻離之而不可得也學者徒見先儒之言陰陽

陸稼書集

卷之一

一

正誼堂

言五行言天地萬物廣大精微而不從我身切實求之則
豈前賢示人之意哉夫太極者萬理之總名也在天則為
命在人則為性在天則為元亨利貞在人則為仁義禮知
以其有條而不紊則謂之理以其為人所共由則謂之道
以其不偏不倚無過不及則謂之中以其真實無妄則謂
之誠以其純粹而精則謂之至善以其至極而無以加則
謂之太極名異而實同也學者誠有志乎太極惟於日用
之閒時時存養時時省察不使一念之越乎理不使一事
之悖乎理不使一言一動之踰乎理斯太極存焉矣其寂
然不動是即太極之陰靜也感而遂通是即太極之陽動

也感而復寂寂而復感是卽太極之動靜無端陰陽無始也寂然之中而感通之理已具感通之際而寂然之體常在是卽太極之體用一原顯微無間也分而爲五常發而爲五事布而爲五倫是卽太極之陽變陰合而生水火木金土也以之處家則家齊以之處國則國治以之處天下則天下平是卽太極之成男成女而萬物化生也合吾身之萬念萬事而無一非理是萬物統體一太極也卽吾身之一念一事而無之非理是一物各具一太極也不越乎

日用常行之中而卓然超絕乎流俗是太極之不離乎陰陽而亦不雜乎陰陽也若是者豈必遠而求之天地萬物陸稼書集

卷之一

二

正誼堂

而太極之全體已備於吾身矣由是以觀天地則太極之在天地亦若是而已由是以觀萬物則太極之在萬物亦若是而已天地萬物浩浩茫茫測之不見其端窮之莫究其量而莫非是理之發見也莫非是理之流行也莫非是理之循環而不窮也高明博厚不同而是理無不同也飛潛動植有異而是理無異也是理散於萬物而萃於吾身原於天地而賦於吾身是故善言太極者求之遠不若求之近求之虛而難據不若求之實而可循故周子太極圖說雖從陰陽五行言之而終之曰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立人極焉其示人之意亦深切矣又恐聖人之立

極非學者可躐及也而繼之曰君子脩之吉脩之爲言擇善固執之謂也而朱子解之又推本於敬以爲能敬然後能靜虛動直而太極在我嗚呼至矣先儒之言雖窮高極深而推其旨不過欲人脩其身以治天下國家焉耳學者慎無驚太極之名而不知近求之身也

泰伯三讓論

說者曰伯之讓讓周也太王有立季歷之心伯知之而逃遂使季之後終有天下是爲以天下讓嗚呼是未嘗深原乎古人之事而猥以己意揣測之者也夫使太王果有立季歷之心則亦何足爲太王廢長立幼此晉獻齊景之所陸稼書集

卷之一

三

正誼堂

爲而謂太王爲之乎卽曰季歷生昌有聖德使太伯嗣位昌爲之佐可矣豈遂以是廢長幼之倫哉且如太王果欲立季則是非正也邪也伯探其父之邪志而成之可謂至德乎然則其爲讓奈何曰伯非讓周也太王之欲立季歷在伯旣去之後不在伯未去之前也季歷之天下因伯之讓而有而伯之讓不爲季歷也伯非讓周也讓商也讓商也者太王有剪商之志而伯不從伯不從而周不遽王商不遽亡是之謂以天下讓云爾考之周史太王遷岐在小乙之世繼而武丁中興六十年商道方隆太王何自有剪商之志泰伯又何自以天下讓曰是不然武丁之中興泰

伯之讓成之也使泰伯不讓則武丁不中興何則史稱小乙之世商道寢衰是時六七作之賢聖已遠而恭默思道之君猶在民間商之不絕如綫而周以積功繁仁之後加以太王之英明綱紀益脩德澤益廣國勢益強天下歸太王於小乙之世猶其歸文王於辛受之世也而泰伯又以明聖顯懿之資佐乎其後使太王主之泰伯從之商之不祀豈待孟津之會哉泰伯知其勢之不可止也是故以身去之泰伯去而太王以遲暮之年王季又當儲位初定之日勢不能以及遠然後天下之歸周者稍衰商之勢得以稍安而徐俟夫賢聖之君出而振興之此泰伯之志也

陸稼書集

卷之一

四

正誼堂

故武丁之興泰伯成之也蓋泰伯之志猶之文王文王之權在己故率六州以事之而直行其臣節泰伯之權在父故逃荆蠻以避之而曲遂其忠貞文王不幸而遇紂故六州之事不得不變爲牧野之師而名以相形而愈著泰伯幸而終遇武丁故蠻荆之逃止見爲家庭之變而名遂相泯而不彰要之兩聖人之德則一而已矣噫泰伯所以爲讓者如此泰伯之讓所以爲至德者如此夫子懼天下之民不知稱也故表而出之而後世乃曰讓周也非讓商也則是泰伯之讓與魯隱宋宣子臧季札之徒無異也夫魯隱宋宣子臧季札之徒春秋譏其啓亂矣泰伯之讓而如

是也夫子肯謂之至德耶甚矣其不深原乎古人之事而
猥以己意揣測之也雖然以泰伯爲讓商是矣以太王爲
剪商無乃非人臣之義乎曰不然泰伯守天下之大經者
也太王通天下之大權者也太王翦商之志猶武王誓師
之志泰伯讓商之心猶夷齊叩馬之心故知武王與夷齊
之無異者則知太王與泰伯之無異不然以太王之明豈
不知泰伯之志以泰伯之德豈不足以感動乎太王而乃
父子相戾若是也哉

錢子辰字說

錢子子辰初名樞一日有志於聖賢之學奮然曰吾惡夫

陸稼書集

卷之一

五

正誼堂

向者之不聞道也因改其名曰民而請字於予且問學焉
予告之曰子何以改名爲哉自古聖賢豈皆生而聞道者
耶蓋亦有始爲庸人一旦發憤而力學者矣方其未學則
人間其名而忽之賤之及其既學則人間其名而重之敬
之名不變而聞其名者變矣何以改爲哉然吾聞之新沐
者必彈冠新浴者必振衣惟恐其舊染之汙也子辰志於
學而改其名是亦彈冠振衣之意也且業已改之矣然則
請改其名而仍其字可乎子辰曰吾初之名樞而字子辰
也蓋取北辰天樞之義今改其名而仍其字母乃名與字
不協乎予曰何爲其不協哉夫聖人之道始乎卑極乎高

始乎邇極乎遠其爲道不過君臣父子夫婦昆幼朋友其
教人用力之方不過學問思辨篤行其脩於身也不過忠
信篤敬懲忿窒欲遷善改過其處事而接物也不過曰正
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已所不欲勿施於人行
有不得反求諸己初無高遠難行之事杳冥昏默不可知
之理而造其極則至於位天地育萬物是故卑者高之基
也邇者遠之則也今夫天下之卑且邇者莫如民而高且
遠者莫如辰子辰誠審乎民之義則守其庸言庸行循循
乎規矩之中而勿躐等以進誠審乎辰之義則以聖神爲
必可學以參贊爲不足異而勿半途而廢始乎民終乎辰

陸稼書集

卷之一

六

正誼堂

聖學備矣中庸曰夫婦之愚可以與知則民之謂也及其
至也察乎天地則辰之謂也論語曰下學而上達下學者
民之謂也上達者辰之謂也子辰勉之哉

讀朱子告郭友仁語

考亭淵源錄一條郭友仁德元告行先生曰人若於日間
閒言語省得一兩句閒人客省得一兩人也濟事若渾身
都在鬧場中如何用工人若逐日無事有見成飯喫用半
日靜坐半日讀書如此一二年何患不進高忠憲纂朱子
節要亦載此條愚按德元曾學禪此語係德元所記恐失
其真觀朱子答劉涇叟云某舊見李先生嘗教令靜坐後

來看得不然只是一個敬字好方無事時敬於自持及應事時敬於應事讀書時敬於讀書便自然該貫動靜心無時不存又答潘子善云云可見朱子未嘗教人靜坐況限定半日哉愚故謂德元所記恐失其真幾亭陳氏以此二語爲朱子教人之法誤矣或疑程子見人靜坐便歎其善學朱子於復卦象注曰安坐以養微陽也是言初動之時宜靜也於咸卦初爻注曰此卦雖主於感然六爻皆宜靜而不宜動也是言方動之際宜靜也於太極圖注曰聖人全動靜之德而嘗本之於靜是言未動之先宜靜也程朱何嘗不言靜不知程朱固未嘗不言靜而未嘗限定半日

陸稼書集

卷之一

七

正誼堂

且其所謂靜者皆是指敬非如學禪者之靜又恐敬之混入於禪也而申言之曰略綽提撕夫敬猶恐其有病也而況專言靜乎

讀東萊博議

東萊論管仲云王道之外無坦途舉皆荆棘仁義之外無功利舉皆禍殃此與董江都正誼明道之言正相爲表裏合二公之言方盡得孟子首章之意

跋讀書分年日程後

讀書分年日程三卷元程畏齋先生依朱子讀書法備之以示學者朱子言其綱而程氏詳其目本末具而體用備

誠由其法而用力焉內聖外王之學在其中矣當時曾頌
行學校明初諸儒讀書大抵奉爲準繩故一時人才雖未
及漢宋之隆而經明行脩彬彬盛焉及乎中葉學校廢弛
家自爲教人自爲學則此書雖存而由之者鮮矣鹵莽滅
裂無復準繩求人才之比隆前代豈不難哉今國家尊崇
正學諸不在朱子之術者皆擯不得進而羽翼朱學之書
以次漸行學者始知有此書然舊版漶漫不勝魯魚亥豕
之訛讀者病焉余故校而梓之有能由是興起且以此建
白於上依朱子貢舉議鼓勵天下讀書之士盡由是法則
人才其庶幾乎或曰學者天資不同鈍敏各異豈必皆如

陸稼書集

卷之一

八

正誼堂

程氏所謂看讀百遍背讀百遍乎曰中人以下固不待言
若生知學知之人而用困知之功不更善乎況生知學知
者有幾人耶或曰明初纂四書五經性理大全採諸儒之
說備矣蔡虛齋林次崖陳紫峯之徒又推大全之意各自
著書爲學者所宗矣今程氏讀經日程又必取古註疏朱
子語類文集及諸儒之解釋而鈔之而讀之而玩之不可
省乎朱子綱目一書治亂得失昭然矣程氏又必取溫公
通鑑及司馬遷班固范祖禹歐陽脩之史而參之不亦煩
乎曰綱目猶春秋也溫公通鑑及遷固諸家之史猶魯史
舊文也魯史舊文不存學者不能盡見聖人筆削之意故

言春秋者至於聚訟今通鑑及遷固諸家之史具在參而觀之而紫陽筆削之妙愈見是烏可以不考乎永樂時纂大全當時承宋儒理學大明之後雖胡楊金蕭未爲升堂入室之儒而所採取者無非濂洛關閩之微言蔡林諸儒又從而發明之固皆有功學者之書也然其缺略疏漏者亦有矣幸而朱子之全書具存諸家之解釋未盡湮沒邈而考之以補大全之闕不亦善乎至於古註疏則固漢唐千餘年開學者之所講求程朱之學亦從此出而益精焉耳雖曰得不傳之學於遺經然非鄭康成孔穎達之流闡發於前程朱亦豈能鑿空剗造耶故程朱之於古註疏猶陸稼書集

卷之一

九

王誼堂

孔子之於老彭也幸而其書尚存不至如夏殷之無徵是亦不可以不考也曰然則學者所當讀之書盡於程氏所編乎程氏以前諸子百家之書程氏而後諸儒之書亦有當讀而玩者乎曰程氏特言其切而要者耳書固不盡是也先秦之時若國語戰國策以至老莊之道德荀卿之言學管韓之論治孫吳司馬之談兵雖皆駁而不純儒者亦當知其梗槩漢以後若揚雄董生王通之書雖未及洛閩之精而亦往往爲先儒所取固當擇而讀也然程氏而後若薛文清之讀書錄胡敬齋之居業錄羅整庵之困知記陳清瀾之學菴通辨皆所以辨學術之得失丘瓊山之

學術義補所以明政事之源委是皆羽翼經傳之書不可不深考也宋元以來之治亂則有若成化之續綱目薛方山之續通鑑有明一代未有成書而其時政得失雜見於諸家之記載者亦不可不知也曰然則窮年索月於章句之中不近於支離博而寡當乎且世益遠而書益多後之讀者不愈難乎曰一代卓然不可磨滅之書固不多有其他紛然雜出之書隨出隨沒惟患讀之無法耳不患其多也亦惟謹守是編之法而已以讀書爲支離是故近年以來陽儒陰釋之學非我所敢知也是編之法非程氏之法而朱子之法也非朱子之法而孔孟以來教人讀書之法也舍孔孟讀書之法而欲學孔孟之道有是理哉

書四書惜陰錄後

江陰徐子爾瀚以所著四書惜陰錄示予謂之惜陰者其大旨以爲聖賢之學隨知隨行若知而不行雖讀盡十三經二十一史徒做精神其光陰可惜也故嘗深痛舉業之驅人入鄙欲學者實從事於聖賢之道而勿務空知蓋其旨與曾子之尊聞行知董生之正誼明道相爲表裏而每於一章之中三致意焉豈非所謂喫緊爲人者歟學者誠知其所惜而勉強焉以孔孟之言爲範圍身心之資而勿視爲爵祿之資以程朱之解爲指點行道而設勿視爲作

文而設知人心道心之辨矣則必實使道心爲主而人心聽命知理義之性氣質之性有殊矣則必實以理義變化其氣質勿徒曰吾姑辨之姑言之發爲議論可以悅人耳目而已一息勿敢懈也一言一動勿敢慢也如是可謂不負其陰而於聖人之道不遠矣雖然徐子所惜亦就知道而不實用力者言耳若夫甘陷溺於道外孜孜矻矻以聲色爲可娛以勢利爲可慕以辭章爲可誇以虛無寂滅爲可樂或援儒以入墨或推墨以附儒其於道也尙不能知又何論行其爲可惜更何如哉其可不以陷溺之餘轉而從事於聖人之道哉余不敏少嘗汨沒於舉業中年竊聞陸稼書集

卷之一

十一

正誼堂

先儒之緒論始若望見涯涘而未能得其堂奧今髮種種矣尙不免於出入紬繹徐子惜陰之義不覺惶然汗下遂書於其末以誌仰止之意願以餘年竭其駑鈍作秉燭夜游之計以庶幾無愧於曾子董生之言徐子其尙有以策我哉

翁養齋教子圖跋

客有持養齋翁君教子圖請跋者展而閱之奇松怪石出沒烟霞而翁君挾四子徜徉其間左圖右書顧盼自得洵人間樂事宜乎軒冕之士皆詠歌而歎美之然我不知翁君之所以教子者如何也夫教之途至雜而其收功不一

無論溺於佛老汨於詞章蕩其心而不可以爲教卽五經
四書人誰不讀然有讀之而得其精英出則澤潤生民處
則名垂天壤亦有讀之而得其糟粕借以獵取富貴而未
嘗真知聖賢之道熙熙穰穰於名利之中爲世之蠹而已
翁君誠分別以示其子使之出乎此勿出乎彼取舍既定
然後日就而月將焉則今之挾一編伊唔松石閒者行當
爲祥麟威鳳光耀宇宙而茲圖洵足羨也矣

題許勛亭小像

坐柳陰深處清流激湍映帶左右洵讀書佳境但未知所
讀何書蘇子瞻兄弟古今稱讀書人然早拾蘇張之緒餘
陸稼書集 卷之一 十三 正誼堂
晚醉佛老之糟粕君子惜焉若盧賂王楊之徒沈醉風雲
月露中又無足論矣讀一旬有一旬之益者其惟濂洛關
閩之書乎知我勛亭世學相傳必能辨乎此曾點春風沂
水所詠必係尼山刪定無疑也

書座右

楊慈湖知溫州自奉最菲常曰吾敢以赤子膏血自肥乎
陸象山知荆門軍時曰簿書目數之間此姦貪寢食出沒
之處故於錢穀事綜核不遺張子韶僉書鎮東判官大書
於壁曰此身苟一日之閒百姓罹無涯之苦讀此三言可
悚然於清慎勤之不可須臾忘矣是三先生學術皆偏僻

不可爲訓而其居官乃能如是學程朱者其可不知愧哉
書之壁閒朝夕自警又當思三先生天資如是之美所以
不能入聖人之室者則以其不善學也仕優而學又居官
者所當汲汲哉

學術辨上

漢唐之儒崇正學者尊孔孟而已孔孟之道尊則百家之
言熄自唐以後異端曲學知儒者之尊孔孟也於是皆託
於孔孟以自行其說我曰孔孟彼亦曰孔孟而學者遂莫
從而辨其是非程朱出而崇正關邪然後孔孟之道復明
而天下尊之自宋以來異端曲學知儒者之尊程朱也於

陸稼書集

卷之一

三

正誼堂

是又託於程朱以自行其說我曰程朱彼亦曰程朱學者
又莫從而辨其是非程朱言天理則亦言天理天理之名
同而其所指則霄壤矣程朱言至善則亦言至善至善之
名同而其所指則冰炭矣程朱言靜言敬則亦言靜亦言
敬靜敬之名同至所以爲靜敬則適越而北轅矣程朱之
言有可假借者則曰程朱固若是也有不可假借者則曰
此其中年未定之論也黑白淆而雅鄭混雖有好古篤志
之君子力扶正學亦止知其顯叛程朱之非至其陽尊而
陰篡之者則固不得而盡絕矣蓋其弊在宋元之際卽有
之而莫甚於明之中葉自陽明王氏倡爲良知之說以禪

之實而託儒之名且輯朱子晚年定論二書以明己之學與朱子未嘗異龍溪心齋近溪海門之徒從而行之王氏之學徧天下幾以爲聖人復起而古先聖賢下學上達之遺法滅裂無餘學術壞而風俗隨之其弊也至於蕩軼禮法蔑視倫常天下之人恣睢橫肆不復自安於規矩繩墨之內而百病交作於是涇陽景逸起而救之痛言王氏之弊使天下學者復尋程朱之遺規向之邪說詖行爲之稍變然至於本源之際所謂陽尊而陰篡之者猶未能盡絕之也治病而不能盡絕其根則其病有時而復作故至於啓禎之際風俗愈壞禮義埽地以至於不可收拾其所從

陸稼書集

卷之一

七

正誼堂

來非一日矣故愚以爲明之天下不亡於寇盜不亡於朋黨而亡於學術學術之壞所以釀成寇盜朋黨之禍也今之說者猶曰陽明與程朱同師孔孟同言仁義雖意見稍異然皆聖人之徒也何必力排而深拒之乎夫使其自外於孔孟自外於仁義則天下之人皆知其非又奚待吾之辨惟其似孔孟而非孔孟似仁義而非仁義所謂失之毫釐差以千里此其所以不容不辨耳或又曰陽明之流弊非陽明之過也學陽明之過耳程朱之學豈獨無流弊乎今之學程朱者未必皆如敬軒敬齋月川之絲毫無疚也其流入於偏執固滯以至僨事者亦有矣則亦將歸罪程

朱乎是又不然夫天下有立教之弊有末學之弊末學之弊如清源而流濁也立教之弊如源濁而流亦濁也學程朱而偏執固滯是末學之弊也若夫陽明之所以爲教則其源先已病矣是豈可徒咎末學哉

學術辨中

陽明以禪之實而託於儒其流害固不可勝言矣然其所以爲禪者如之何曰明乎心性之辨則知禪矣知禪則知陽明矣今夫人之生也氣聚而成形而氣之精英又聚而爲心是心也神明不測變化無方要之亦氣也其中所具之理則性也故程子曰性卽理也邵子曰心者性之邪郭

陸稼書集

卷之一

五

正誼堂

朱子曰靈處是心不是性是心也者性之所寓而非卽性也性也者寓於心而非卽心也先儒辨之亦至明矣若夫禪者則以知覺爲性而以知覺之發動者爲心故彼之所謂性則吾之所謂心也彼之所謂心則吾之所謂意也其所以滅彝倫離仁義張皇詭怪而自放於準繩之外者皆由其不知性而以知覺當之耳何則旣以知覺爲性則其所欲保養而勿失者惟是而已一切人倫庶物之理皆足以爲我之障而惟恐其或累宜其盡學而棄之也陽明言性無善無惡蓋亦指知覺爲性也其所謂良知所謂天理所謂至善莫非指此而已故其言曰佛氏本來面目卽我

門所謂良知又曰良知卽天理又曰無善無惡乃所謂至善雖其縱橫變幻不可究詰而其大旨亦可睹矣充其說則人倫庶物固於我何有而特以束縛於聖人之教未敢肆然決裂也則又爲之說曰良知苟存自能酬酢萬變非若禪家之遺棄事物也其爲說則然然學者苟無格物窮理之功而欲持此心之知覺以自試於萬變其所見爲是者果是而見爲非者果非乎又況其心本以爲人倫庶物初無與於我不得已而應之以不得已而應之心而處乎未嘗窮究之事其不至於顛倒錯謬者幾希其倡之者雖不敢自居於禪陰合而陽離其繼起者則直以禪自任不

陸稼書集

卷之一

六

正誼堂

復有所忌憚此陽明之學所以爲禍於天下也涇陽景逸深懲其弊知夫知覺之非性而無善無惡不可以言性其所以排擊陽明者亦可謂得其本矣然其學也專以靜坐爲主則其所重仍在知覺雖云事物之理乃吾性所固有而亦當窮究然旣偏重於靜則窮之未必能盡其精微而不免於過不及是故以理爲外而欲以心籠罩之者陽明之學也以理爲內而欲以心籠罩之者高顧之學也陽明之病在認心爲性高顧之病在惡動求靜我觀高子之論學也言一貫則以爲是入門之學言盡心則以爲盡心然後知性言格物則曰知本之謂物格與程朱之論往往齟

歸而不合者無他蓋欲以靜坐爲主則凡先儒致知窮理存心養性之法不得不爲之變易夫靜坐之說雖程朱亦有之不過欲使學者動靜交養無頃刻之離耳非如高子困學記中所言必欲澁神默坐使呈露面目然後有以爲下手之地也由是觀之則高顧之學雖箴砭陽明多切中其病至於本源之地仍不能出其範圍豈非陽明之說浸淫於人心雖有大賢不免猶蹈其弊乎吾嘗推求其故天下學者所以樂趣於陽明而不可遏者有二一則爲其學者可以縱肆自適非若程朱之履繩蹈矩不可假借也一則其學專以知覺爲主謂人身有生死而知覺無生死故

陸稼書集

卷之一

七

正誼堂

其視天下一切皆幻而惟此爲真故不賢者旣樂其縱肆而賢者又思求其無生死者此所以羣趨而不能舍嗚呼縱肆之不可易明也至於無生死之說則真禪家之妄耳學者取程朱陰陽屈伸往來之論潛心熟玩焉其理亦彰矣奈何不此之學而彼之是惑乎

學術辨下

自陽明之學興從其學者流蕩放佚固有之矣亦往往有大賢君子出於其閒其功業足以潤澤生民其名節足以維持風俗今日陽明之學非正學也然則彼皆非歟若夫明之末季潰敗不振蓋氣運使然豈盡學術之故也明之

衰可以咎陽明則宋之衰亦將咎程朱周之衰亦將咎孔孟乎是又不然周宋之衰孔孟程朱之道不行也明之衰陽明之道行也自嘉隆以來秉國鈞作民牧者孰非浸淫於其教者乎始也倡之於下繼也遂持之於上始也爲議論爲聲氣繼也遂爲政事爲風俗禮法於是而馳名教於是而輕政刑於是而紊僻邪詭異之行於是而生縱肆輕狂之習於是而成雖曰喪亂之故不由於此吾不信也若其閒大賢君子學問雖偏而人品卓然者則又有故蓋天下有天資之病有學術之病有天資僻而學術正者有學術僻而天資美者恆恃其勝負之數以爲其人之高下如陸稼書集

卷之一

六

正誼堂

柴之愚參之魯師之辟由之嘑而卒爲聖門高弟此以學勝其天資者也如唐之顏魯公宋之富鄭公趙清獻皆溺於神仙浮屠之說而志行端方功業顯赫爲唐宋名臣此以天資勝其學術者也人見顏富諸公之志行功業則以爲神仙浮屠之無損於人如此且以爲諸公之得力於神仙浮屠如此是何異見氣盛之人冒風寒而不病而謂不病之得力於風寒善飲之人多飲而惺然而謂惺然之得力於多飲豈其然乎今自陽明之教盛行天下靡然從之其天資純粹不勝其學術之僻流蕩忘返者不知凡幾矣閒有卓越之士雖從其學而修身勵行不愧古人是非其

學之無弊也蓋其天資之美而學術不能盡蔽之亦如顏
富諸公學於神仙浮屠而其人其行則非神仙浮屠之可
及也是故不得因其學而棄其人亦豈可因其人而遂不
敢議其學哉且人但見顏富之品行卓犖而不知向使其
不溺於異學則其所成就豈特如此而已但見明季諸儒
爲王氏之學者亦有大賢君子出其間而不知向使其悉
遵程朱遺法不談良知不言無善無惡不指心爲性不偏
於靜坐不以一貫盡心爲入門不以物格爲知本則其造
詣亦豈僅如是而已耶譬諸日月之蝕然不知其所虧之
已多而但指其僅存之光以爲蝕之無傷於光豈不誤乎
陸稼書集

卷之一

九

正誼堂

嗚呼正學不明人才陷溺中人以下旣汨沒而不出而大
賢者亦不能自盡其才可勝歎哉

書

答嘉善李子喬書

伏承手教示以先儒學問淵源捧讀再三知先生苦心此
道非世儒所及又蒙不鄙欲使陳其芻蕘之見隴其末學
無知豈敢妄言先儒得失然有道當前不以生平所管窺
者一就正焉是自棄也雖知其淺陋敢不敬陳以俟君子
之終教之隴其嘗以爲近世學術之弊起於不能謹守考
亭故救弊之法無他亦惟有力尊考亭耳以有明一代之

儒論之文清敬齋所以確然爲學者規矩準繩而無遺議者以其所言所行無非考亭而已自是而後厭正學爲支離輒欲以芻臆所見自關門戶自起鑿竈始於新會盛於姚江天下翕然宗之以至於橫溢奔潰而不可止其爲世禍亦既彰明較著矣其間非無大儒鑒其流弊欲起而正之而不免依違出入於兩可之間不能一以考亭爲主是以其學半明半晦微言大義終於藜塞良可歎也晚明諸儒學術之正無如涇陽景逸其扶植綱常之念真可與日月爭光其痛言陽明之弊亦可謂深切著明矣而考其用力所在質之紫陽亦有不能無疑者姑取高子書中數端

陸稼書集

卷之一

二

正誼堂

言之其困學記所謂旅舍小樓見六合皆心者朱子有此光景乎其行狀所謂焚香兀坐坐必七日者朱子有此功夫乎其遺疏所謂君恩未報願結來生者朱子有此等語乎又朱子自云平生精力盡於大學而格致一章則其教人起手之所在也良知之家所最不滿於朱子者在此景逸既尊朱子而亦以古本爲是以不分經傳爲是以格物爲知本此何謂也又陽明無善無不善之說淵源告子不知性之甚者也景逸既深知其非矣卻又云無善之說不足以亂性而足以亂教夫性與教若是其二乎旣足亂教而謂不足亂性又何爲也此皆大綱所在而相左如此學

者將何所取舍乎故竊嘗謂有明諸儒不特龍谿緒山心齋東郭念庵近溪顯樹姚江之幟以與紫陽相角卽涇陽景逸亦未能脫姚江之藩籬謂其尊朱子則可謂其爲朱子之正脈則未也整庵之學最爲近之然其論理氣必欲舍朱子而自爲一說竊所不解少墟啓新尙未見其全書恐亦與高顧之學不大相遠凡此諸家非不好學深思以羽翼聖道爲己任然窺其微旨皆不免有自關門戶自起鑪竈之意而不肯純以朱子爲師何怪乎講學者眾而學益晦乎夫朱子之學孔孟之門戶也學孔孟而不由朱子是入室而不由戶也故隴其謂今日有志於聖學者有朱

陸稼書集

卷之一

三

正誼堂

子之成書在熟讀精思而篤行焉如河津餘干可矣若夫新會姚江以來諸儒之說真僞錯雜不可不精擇而慎別之也一隅之見如此先生沈深積學去取之心必有定見所輯五先生語錄不識可惠教否因乏便羽久稽報命統希垂鑒臨楮神馳

上湯潛庵先生書

隴其浙西鄙儒無所知識蒙先生不棄惓惓欲叩其所學此前輩不遺葑菲之意未學何幸而遇之急欲出其胷中所疑以就正有道然知先生素敦淳古之風不欲學者詆毀先儒以開澆薄之門若直陳所見妄論先儒得失恐迹

涉詆毀以蹈於澆薄之咎是以踟躇而未敢陳退而思之詆毀先儒者學者之大病也辨別是非者又學者之急務也使避詆毀之迹混是非而不辨恐有適越而北轍之病且使所見未盡當亦正宜陳之大君子之前以求鍼砭庶掩覆匿非切己自治之道也是以敢布其固陋惟高明終教之隴其嘗竊以爲孔孟之道至朱子而大明其行事載於年譜行狀其言語載於文集語類其示學者切要之方則見於四書集註或問小學近思錄其他經傳凡經考定者悉如化工造物至矣盡矣不可以有加矣學者舍是而欲求孔孟之道猶舍規矩準繩而欲成室也亦理所必無

陸稼書集

卷之一

三

正誼堂

矣是故前朝以其書列於學宮使學者誦而法之其背叛乎此者雖有異敏才智必黜而罪之有明一代之制無有善於此者方其盛時師無異教人無異論道德一而風俗淳其明效大驗亦略可睹矣雖百世守之可也學者但患其不行不患其不明但當求入其堂奧不當又自闕門戶自陽明王氏目爲影響支離倡立新說盡變其成法知其不可則又爲晚年定論之書援儒入墨以僞亂真天下靡然響應皆放棄規矩而師心自用學術壞而風俗氣運隨之比之清談之禍晉非刻論也今之君子往往因其功業顯赫欲爲回護此誠尊崇往哲之盛心然嘗聞之前輩所

紀載其功業亦不無遺議此姑無論卽功業誠高不過澤
被一時學術之僻則禍及萬世豈得以此而寬彼哉且陽
明之功孰與管敬仲敬仲之九合一匡孟子猶羞稱之而
況陽明乎故嘗竊謂今之學者必尊朱子而黜陽明然後
是非明而學術一人心可正風俗可淳陽明之學不熄則
朱子之學不尊若以詆毀先儒爲嫌則陽明固嘗比朱子
於楊墨洪水猛獸矣是以古之詆毀先儒者莫若陽明也
今夫黜陽明正黜夫詆毀先儒者也何嫌何疑乎羅整庵
之困知記陳清瀾之學部通辨其言陽明之失至詳且悉
豈皆好詆毀人而爲是曉曉耶其亦有不得已者耶學術
陸稼書集 卷之一 三 正誼堂
之害其端甚微而禍最烈故自古聖賢未嘗不謙退貴忠
厚而於學之同異必兢兢辨之其所慮遠矣不然當今之
世有能真實爲陽明之學者其賢於庸惡陋劣之徒相去
不萬萬耶何爲其議之也至於陽明之後如梁谿蕺山皆
一代端人正士而其學亦有不可解者名爲救陽明之失
而實不能脫陽明之範圍其於朱子家法亦盡破壞每讀
其書未嘗不重其人而疑其學昔孟子於伯夷柳下惠推
爲聖人百世之師至於論知言養氣則曰乃所願則學孔
子也夷與惠皆不得與焉蓋天下有興起之師有成德之
師興起之師廉頑立懦能拔人心於陷溺之中成德之師

切琢磨礱能造人才於精粹之地使以興起之師而遂奉
爲成德之師則偏僻固滯其弊有不可勝言者故如梁谿
戢山以之興起人心則有餘以之成就人材則不足其學
亦恐不可盡宗也芻蕘之見如此不審先生以爲何如恃
愛之深敢發狂言以待君子之教正舊文數首并塵合覽
統希垂鑒臨楮悚惶

又

前因奉謝台教偶及薛胡王陳之辨非能尊之抑之也不
過述前人之成論以求指示過蒙獎譽殊深顏汗至來札
以國典爲嫌鄙意王陳之崇祀不過明季一時之制原未
陸稼書集

卷之一

西

正誼堂

可爲萬世定論正賴儒者討論以備禮官之採擇非所謂
矛盾也往者苟況揚雄之徒皆嘗濫入兩廡俱賴諸儒議
論得以改正我輩未有議禮之任雖不可過爲激論涉於
橫議豈可便寘而弗問耶來札又云此種學問或亦足救
泥章句耽支離者之萬一此又有說欲救章句支離之失
莫如理會朱子居敬窮理之學內外本末交相培養自無
一病若欲以王陳救之恐章句支離之弊未去而虛無放
蕩之病先成爲害非細且卽欲取其所長亦非盡發其病
痛不可譬如附子大黃自非法製豈可入藥不識先生以
爲何如尊刻謹拜登受辛書在絳州者并祈留神承諭欲

借先儒諸集惟蔡虛齋賀克恭集在南中曾見之此閱無
有曹月川亦止見夜行燭等七種其餘諸集皆嘗訪求而
未得怱怱草復拙刻二種附正統希垂照不既重訂垂棘
并二續三續俱已奉教尚未見初續一編希并惠賜以成
全璧再懇

答同年許子位

憶自西湖別後久闊台顏時深飢渴不意奉命承乏貴邑
擬於莅任後躬叩龍門快聆大教忽蒙台翰宣頌深感殷
勤至意但隴其生平勵志以廉潔自期而力薄才劣又值
國步多艱之日便民利國勢或相左擬學第五倫之躬斬
陸稼書集

卷之一

五

正誼堂

馬草鄧伯道之自運家糧敢期保障庶免繭絲生平筆瓢
自樂行且冰蘖知甘然何以除狼莠而植嘉禾何以親鸞
鳳而遠梟獍何以遺利澤於百年何以解倒懸於今日撫
字何方催科何法大而移風易俗小之剔蠹損煩先生理
學經濟夙著東南蒼生望澤甚殷況貴邑利弊所熟悉者
乎惟期一一賜教開我愚蒙敢不虛己以聽使嘉邑受某
一分之益卽大君子一分之賜也臨楮不勝仰企之至

與李子赤茂

數年契闊得一聚首又宄劇之際不能細罄衷曲耿耿何
如此時此地爲有司者其日在荆棘閒何如物外軒中擁

萬卷書焚香吟詩具人閑樂境耶願足下寶此閑暇專志正學勿以有用光陰浪擲旁門此則故人所私禱耳前聞畱心文獻通考此儒者有用之學以大才肆力於此欣羨欣羨但程朱文集語錄及明儒薛敬軒胡敬齋諸錄尤爲體用兼備之書不可不讀高明豈有意乎淵伯常會否所作貽安錄一書大有關繫弟已爲作序但文樸陋不足以表揚似不可少物外軒一序幸速成之

與雲閣陸郡博

恭惟先生學有淵源教育之澤久著三吳茲者秉鐸雲閣事事步武前人譽髦之士蒸蒸向化此地久汨沒於辭章陸稼書集

卷之一

三

正誼堂

近復馳逐於聲利以先生方正篤實之學爲之砥柱轉移之機當不遠矣弟嘗竊思學校爲天下根本當今欲整頓缺壞必自此始而上下皆不甚畱意近來益復龐雜居此職者亦往往多自非薄不肯以古人自期待然胡安定曹月川所以赫赫今古者正以其能爲於舉世不爲之時也使舉世皆已爲之則亦無貴乎安定月川矣然則今之龐雜而苟且者不可謂非豪傑振興之時也先生豈非其人哉弟夙仰高風秋閒在玉峯晤靈昭令姪益悉道範又獲讀四書定解如親承指示高山之仰何啻飢渴而台駕枉臨不及倒屣每用耿耿茲因舍姪胥生王機獲在門牆

敢附數行申候并謝教益孱生爲亡弟幼壻向曾執經於
弟年少有志先生進而教之俾知聖賢之學得有所成就
幸甚臨楮曷勝惶悚之至

上座師張素存先生

自山左道上得侍函丈恩愍言別不及細聆教言至今耿
耿遙想老夫子從容侍從皋夔事業行當照耀宇宙豈惟
門牆之內實龍嘉之隴其荷蒙垂愛夙夜惕厲思欲稍自
樹立以圖報稱不意才疏政拙不能免於部議遂遭罷黜
固分所宜但私心竊懼者世俗不諒謬以隴其爲過於寬
厚有誤催科此言流傳功名之士遂將以寬厚爲殷鑒其

陸稼書集

卷之一

毛

正誼堂

害非細其實隴其於催科較之他邑不大相遠核其民欠
尙少於他邑特勸諭多而敲朴少其迹類於縱弛耳隴其
方自愧不能盡用德教而論者乃以爲寬厚之誤豈不誣
乎旣退歸田園悠悠之口應實勿論然此乃人心氣運所
關故敢於知己之前一陳之使大君子鑒焉知其罷黜之
故由於學不至德不足而寬厚無罪焉則庶幾耳至若一
身之得失榮辱雖不能如古人之塵視軒冕然聖賢義命
之學則固嘗聞之矣豈敢以此咎人也兩載鹿鹿未獲一
候起居疏慢之罪不可言狀茲因便羽聊展寸忱不莊不
備統希鑒原臨稟曷勝悚切之至

答崑山丘近夫

夏間接手札未獲裁報時懷耿耿年翁學問文章夙昔欽仰過承謙抑殊不敢當不棄駑鈍得常親道範斯厚幸矣今之志於道者鮮如年翁之卓然以正學自任此真斯世之祥麟威鳳豈特竄絕三邑已耶惟望益加砥勵如陟泰岱進而彌高如溯星宿探而愈深直造其巔直窮其源使古學之不絕如縷復昭昭於天壤則世道之福也膠城學者雖眾然與之言舉業則欣欣樂聞與之言爲己之學多捍格而不入惟諸莊甫超然功利之外可謂篤行之士所著文字亦彬彬可觀近常相往來猶記高明之極口贊歎陸稼書集

卷之一

三

正誼堂

洵不虛耳瞻望咫尺未獲把臂罄所欲言悵悵何如因便申候臨楮曷勝神馳

復房師陳省齋先生

客歲從關使者得老師札卽作一稟附呈想已入台覽兩載鹿鹿未獲專使一候起居罪何可言隴其本屬菲材荷蒙提拔驟得一官硜硜自守惟恐有負知己不意以此見諒於君子亦以此獲戾於世俗命也復何言哉錢糧雖無大挂礙然亦小有未完冬底可竣局寒家本無贖蓄今亦適還故我幸而老親亦安貧不以蕭然爲苦明歲尋得一訓蒙地爲餬口計當世之事不敢復問矣自念生平學力

疏淺此後或得以閒暇之身究心古人之學倘或稍有進益不終於昧昧卽爲厚幸敢尙有他望哉前歲爲老師尋一十七史因恐浮沈蹉跎未寄舍親北來卽當送呈臨稟曷勝悚切之至

與李枚吉壻

在吳門遇來使知吾壻欲援近例愚竊以爲不可朝廷設科取士三年一舉此正典也方正之士莫不由之而進今科之設不過爲急於功名者使之稍助軍需亦得一體進取原非所以待豪傑也吾壻英年有志前程遠大苟發憤力學將來鳳翥鵬翔何可限量奈何不以豪傑自待而甘陸稼書集

卷之一

无

正誼堂

心出於此耶且就吾壻今日所處又有大不可者禮爲人後者爲其本生父母降期然服雖降而一切食稻衣錦之事必有不安於心者蓋可降者服不可降者心也故考試之事但當與歲考不當與科舉秉禮之士莫不皆然今吾壻期年雖滿而心喪未畢儼然與應舉之士角逐於文場可乎不可乎況功名遲速有命難易亦無一定苟命應得雖在千萬人中自當脫穎而出如其不然卽兩人相較亦得有得失況十五人而中一人安在其必得耶卽功名未必得而徒冒不韙竊爲高明不取也相愛之深不覺盡言惟吾壻熟籌之幸勿以吾言爲迂愚交盤尙未完局秋涼當

歸草勒不悉

示大兒定徵

我雖在京深以汝讀書爲念非欲汝讀書取富貴實欲汝讀書明白聖賢道理免爲流俗之人讀書做人不是兩件事將所讀之書句句體貼到自己身上來便是做人的法如此方叫得能讀書人若不將自身上理會則讀書自讀書做人自做人只算做不曾讀書的人讀書必以精熟爲貴我前見汝讀詩經禮記皆不能成誦聖賢經傳與濫時文不同豈可如此草草讀過此皆欲速而不精之故欲速是讀書第一大病工夫只是懸密不閒斷不在速也能不陸稼書集

卷之一

三

正誼堂

閒斷則一日所讀雖不多日積月累自然充足若刻刻欲速則刻刻做潦草工夫此終身不能成功之道也方做舉業雖不能不看時文然時文只當將數十篇看其規矩格式不必將十分全力盡用於此若讀經讀古文此是根本工夫根本有得則時文亦自然長進千言萬語總之讀書要將聖賢有用之書爲本而勿但知有時文要循序漸進而勿欲速要體貼到自身上而勿徒視爲取功名之具能念吾言雖隔三千里猶對面也慎毋忽之

答嘉定李生玉如

不孝生平積愆禍及先人遠辱光唁心肺方裂不能一敘

契闊悚惕而已方期賢者積學奮飛爲時羽儀不謂亦罹
此大故何天之降罔一至於斯苦塊之中未得以生芻一
拜几筵兼謝厚誼徒懷耿耿使者來知方爲葬事經營而
手札諄諄下詢惟恐稍有弗當則終身莫贖此一念已得
禮之本擴而充之知必有大過人者但不孝平時學業鹵
莽未能徧考古今之禮動多窒礙豈能爲高明決疑辨惑
耶承問不容自己姑據所見言之壽墳一事儀禮家禮皆
無明文然古人往往爲之似無預凶事之嫌左氏所謂預
凶事非禮者蓋指含禭賵賻之類言之至於棺槨之屬則
不可以此論故檀弓有君卽位而爲梓之文王制云六十
陸稼書集

卷之一

三

正誼堂

歲制七十時制未聞以爲嫌也至若有庶母之葬而以兩
邊俱葬壽墳居中爲疑則庶母葬位於禮原不應與嫡母
相並或另祔於旁或稍退一二尺如此則與壽墳亦似無
嫌而亦不必停庶母之葬以有待也惟是世俗封壽墳純
用吉禮則哀樂同時誠有如來札所云者不孝亦嘗疑此
而未有所考據查儀禮筮宅主人皆往兆南北面免經註
云免經者求吉不敢純凶疏云主人之服不純吉免經亦
不純凶也此是卜葬宅之禮以此推之則封壽墳亦當稍
參以吉但不可如世俗之純用吉禮或者暫釋衰經以素
服臨事可也然當更詢之博門知禮者臆度之言不足據

也宥中不敢久羈辱使恩恩草復知無當於禮意伏惟鑒諒不

答同年顧蒼巖表叔

舊冬都門獲接尊札并領學部通辨正欲覓便致謝忽聞家變狼狽南歸一載以來煢煢苦塊不復知有人世應酬之事未獲以一字達左右乃復遠蒙光暗施及先人曷勝悲感又蒙垂愛欲延之家塾深荷惓惓之意但隴其明歲已受虞山主人之訂不容中更當另訪一友與表叔祖商定再圖報命也月川先生集謹已拜登此書求之十餘年不可得一朝獲之何啻百朋之貝耶但月川尚有四書詳

陸稼書集

卷之一

五

正誼堂

說存疑錄等書不在此集中不知彼中尙可尋覓否更望留神家鄉風景如舊但今歲米價驟騰人心皇皇蓋民窮財盡譬如疋羸之人稍遇風寒百病交作明歲若再加長其勢便難支撐可爲隱憂者此耳中州光景度必相同惟科之事勢不能全緩須使百姓泐然見我惻怛之意然後急之而不怨所謂信而後勞斷不誣呂新吾講究荒政最爲詳悉宜急求其書觀之擇與地方相宜者爲小民盡力經畫一番此根本之計也恩恩草復并謝隆誼不盡欲

言

答某

讀來札知高明力學之志不少退屈爲之喜躍世俗滔滔
篤志如此真不易得但札中所謂近年少有所得自以爲
孟子後無人知者未知所得如何竊以爲孟子後無人知
但可語宋以前若宋以來則有周程張邵有考亭朱子不
可謂無人知賢者此語得無未深考而言之太易乎不然
則辭未達意也愚近年所見覺得孟子之後至朱子知之
已極其明言之已極其詳後之學者更不必他求惟卽其
所言而熟察之身體之去其背叛者與其陽奉而陰叛者
則天下之學無餘事矣未審高明近所得者從朱子而入
乎抑不從朱子入乎此中得失相去懸殊得一面論之幸
陸稼書集

卷之一

三

正誼堂

甚或詳書所見寄示使不佞得辨別焉亦所願也使回恩
恩不盡欲言臨楮神馳

與曾叔祖蒿庵翁

一身遠出幼子無知所恃者師保得人耳臨行恩言言不
能盡想太翁亦不待言而知其意也舟中細思一齊眾咻
之義覺得咻字情狀萬千愈思愈覺可畏非必有意引誘
然後爲咻凡親友來者或語言麤鄙或舉止輕率一入初
學耳目便是終身毒藥故有心之咻猶有限無心之咻最
無窮此孟子所以必欲置之莊嶽然莊嶽勢不易得惟恃
一齊人之辭嚴義正能使眾咻辟易望風而靡則滿湘雲

夢盡成莊嶽矣舟行吳江道中半日悶鬱思至此又不覺欣然慰也至於戶外之事惟有一靜伸書夫履貞厲之占切中其病神明如見晤時幸時提撕此意內無咻而外無夫千里遠懷便可坦然矣惟太翁畱意

又

六月初二到京部例急選與大選不同文書必自動司而轉功司自功司而達選司有二十餘日之擔閣非一日便可授拱也選司題覆又有一月工夫總之補期在九月矣初意欲改敎職部中無此例只得聽其自然但將來做法甚難諸君子之期望亦最難副十分小心猶可庶幾倘得

陸稼書集

卷之一

五

正誼堂

一世俗所謂美缺中人切不可爲喜望太翁居常時時提醒此意在京師自覺紛華盛麗不能動此心頗浩浩落落但時一念及穉子愚蠢未有知識輒不能不膠擾於中未知近來讀書何如姪孫意惟欲其精熟不欲其性急太翁可取程氏分年日程細體古人讀書之法使之循序漸進勿隨世俗之見方妙周禮禮記俱宜令其溫習一季得一周庶能記得姪孫幼時溫書皆一月一周也左傳諸書迄今猶能成誦皆當時溫習之功惟太翁畱神館中凡有不便不妨直言不比在別家也惟有一事意中欲望太翁之裁節者向在家時屢欲言之躊躇中止到路上思之

不言畢竟是容氣非所以待太翁也敢一陳之煙之爲物
從古所無明季始有之吳梅村以爲妖見於綏寇紀略中
姪孫見今之大賢君子無喫此者蓋皆知其非佳物也太
翁畱心正學而嗜好偶同於流俗何難一舉而絕之一則
見克己之勇一則免火燭之虞一則後學無效尤之弊一
舉而三善備焉不識太翁以爲妄言否便中草附不能盡
悉臨楮依依

示三兒宸徵

前有一字寄嘉善柯寓匏帶歸不知曾到否我在外甚安

好家中不必懸念但汝讀書要用心又不可性急熟讀精

陸稼書集

卷之一

三

正誼堂

思循序漸進此凡箇字朱子教人讀書法也當謹守之又
要思讀書要何用古人教人讀書是欲其將聖賢言語身
體力行非欲其空讀也凡日間一言一動須自省察曰此
合於聖賢之言乎不合於聖賢之言乎苟有不合須痛自
改易如此方是真讀書人

答張西山先生

恭惟先生學貫天人聲徹內外隴其自某年某處得瞻仰

高山私心向往年來南北間隔無繇執鞭茲幸承乏靈邑

得與合即朝夕共事莅任之始又蒙不鄙遺辱白翰重以

尊刻曷勝忭慰儒宗理要一書補近思之缺去性理之煩

眞足爲學者指南衍義補刪筆削精嚴有公文莊不淺讀
青齊政略諸書則皆得之涉歷體認又令人爽然自失矣
受教以多肅此奉謝統希垂鑒

與席生漢翼漢廷

科場一時未能得手此不足病因此能奮發自勵焉知將
來不冠多士但患學不足不患無際遇也目下用功不比
場前要多作文須以看書爲急每日應讀四書一二章潛
心玩味不可一字放過先將白文自理會一番次看本註
次看大全次看蒙引次看存疑次看淺說如此做工夫一
部四書既明讀他書便勢如破竹時文不必多讀而自會

陸稼書集

卷之一

三

正誼堂

做至於諸經皆學者所當用力今人只專守一經而於他
經則視爲沒要緊此學問所以日陋今賢昆仲當立一志
必欲盡通諸經自本經而外未讀者宜漸讀已讀者當溫
習講究諸經盡通方成得一箇學者然此猶只是致知之
事聖賢之學不貴能知而貴能行須將小學一書逐句在
自己身上省察日間動靜能與此合否少有不合便須愧
恥不可以俗人自待在長安中尤不宜輕易出門恐外邊
習氣不好不知不覺被其引誘也曾中能浸灌於聖賢之
道則引誘不動矣切望切聖尊公先生不及月札祈一致

與鄰邑某

足下中州名彥家學淵源夙著海內某初至靈邑自謂得
近耿光可以從容就正不意台駕適行不得稍致寸敬悵
歎何似某以菲材待罪疲邑雖外筋僻而鵠面鳩形之眾
無術焉可以起之難乎其爲撫字我輩叨朝廷一命之榮
無可報效惟愛養赤子爲國家培植元氣是其職分而學
疏才短每切悚惶未審足下何以教之肅此附候不盡欲
言

答崔平山

別來忽又經月近事多棘手傳聞之言駭人耳目總非疲
陸稼書集

卷之一

三

正誼堂

邑所能辦弟之愚蠢無他見識惟以仕途利鈍聽之造物
而已道之將行也歟命也道之將廢也歟命也孔聖之言
豈欺我哉惟盡吾所當爲此外非所知也不識高明以爲
何如來札中各行其志一語與鄙見最相契恩恩草復不
盡欲言

答席生漢翼漢廷

讀近作甚快雖閒有出入然大體都在範圍中熟之而已
無他法也所望者要將聖賢道理身體力行不要似世俗
只作空言耳偶得呂晚村所刊小學近思錄附來使奉閱
此二書最切於學者小學不止是教童子之書人生自少

至老不可須臾離故許魯齊終身敬之如神明近思錄乃朱子聚周程張四先生之要語爲學者指南一部性理精華皆在於此時時玩味此二書人品學問自然不同外六諭集解係此間新刊雖爲愚民而設然暇時一覽亦甚有益相去遼遠時切依依但賢昆仲能以聖賢自期待便如終日覲面也

與李枚吉堦

舊歲縣望堦輩有高發北來者可以一慰契闊不意竟寂寂也文教日興青年不可不奮志努力讀書讀書又當知有向上一途不可專事俗學在北方見呂晚村所刊小學

陸稼書集

卷之一

三

王誼堂

近思錄最精曾尋看否此是晚村臨歿拳拳爲學者之意不可不時玩味也家務雖不能盡擺脫然要見得此中都是道理觸處皆是此理流行則不患俗務累人矣愚在此掣肘事儘多幸於此看得一二破心不爲所動者只欲隨時隨處盡其職分之所當爲耳然正難言之大計後倘得免罷黜亦當尋一脫身計不能久向勞擾中作生活矣諸外孫讀書何如經宜多讀寧迂其途勿趨捷徑更宜教看小學以正其根腳不必急急學時文也今歲江南錢糧捐免有田者應推廣 皇仁稍寬佃戶之一二庶爲不失本心不識吾堦以爲何如署中俱各平安勿煩挂念惟蕭然

身象日甚一日無可奉寄殊爲歎然人歸恩息不多及

與魯瞻弟

到靈壽者雖皆知其清苦然不圖清苦之至於斯也大抵
署中之人莫不有歸志獨見吾弟札中此是好消息一語
爲之三歎居官懍四知此不是難事能使一家之人皆知
此是好消息此境界最難得然只是自己學問未至不能
感動人非關他也吾弟境界雖苦然亦無別法只是耐去
但館於市鎮中要不戾於俗又不溺於俗方好不良猶易
不溺甚難須常以古人爲鏡方能自照見小學一書不可
不常看也茹素甚不必非儒非釋於義無取耳人回恩恩
陸稼書集 卷之一 五 正誼堂

武脩觀文俱不及作字均此不盡

答沈友聖

僻處山署忽接手教一消鄙吝之私何幸如之平生未嘗
學問又不能跳脫世網日對鳩形鵠面之眾愧無活人手
段有虛先生救民行道之望惟一念硜硜不敢自負初心
或不爲君子所鄙耳江左風雅一脈先生鼓倡其間古道
賴以不墜南巡諸詩各見一斑矣伏惟珍重便中草復不

盡

答阜平令潘

久失候問時切耿耿承詢審了事前到保郡曾於撫軍及

守憲前痛陳一番未蒙見許然亦不甚以爲怪尙在兩歧間在吾輩原非有意缺額不過將地方眞實情形陳之上臺自信無愧守定初念可也雖駁詰固所不免然亦怕不得況查從前州縣亦有缺額之時不是吾兩邑今日獨拗至貴治之蕭條人在各憲洞鑒中只須立定腳跟諒必無妨芻見如此不識高明以爲何如敝治向係通詳近復將原冊送府未見批轉即使再駁弟亦惟有補牘復上也草復不旣

答陳世兄

契闊之久數載以來鹿鹿塵冗山川間隔未得一候老師

陸稼書集

卷之一

早

正誼堂

暨足下起居惟耿耿於中而已足下以英姿妙才從容清華之地益廣家學欣慰欣慰前月獲承瑤翰正擬覓便鴻附候頃許使來復蒙手教惓惓深荷注念但某於仕途中惟謹守安命二字奉先人之遺訓不敢失墜故所遇上臺無論知己與不知己皆未嘗稍有干瀆舊冬掣肘已決計藏拙不意新撫滙事畿輔氣象改觀故暫且盤桓至行取一局原非所敢望足下暨許先生垂愛至意謹銘之心腑然斷不敢作此想聽之造物可也許先生素蒙不棄眞可謂取之先牡驪黃之外但吾輩所共砥礪當在學問之消長至一官之升沈何足以煩知己耶恩恩未及作札晤時

幸一道意臨楮悚切

答張西山先生

承教惓惓最荷垂愛至意但隴其自承之以來無寸益於地方素餐之愧常疚於心兼以頭鬢半白精力漸衰旣不能有所被蒼生而平生舊學日就荒落爲己爲人兩無成就豈不重爲大賢所嗤乎故每念乘此餘年退就十畝閒將村學究伎倆稍稍整頓庶不虛過一生或亦君子之所許乎歲內尙爲未完羈絆開春便當力請來教謂不當作自了漢此在高明之士固然恐非所論於碌碌者也且自了亦正未易少壯已過胷中尙爾茅塞及今磨琢不知能追陸稼書集

卷之一

聖

正誼堂

隨昔人萬一否也況復蹉跎耶恃愛敢一布之

答席生漢翼漢廷

三載不晤時切惓惓未識尊公先生近況何如頃使來得閱近作充滿流動比舊時工夫大進不勝雀躍以此入場不難奪菴弧而上也但在熱鬧處最宜謹慎稍有不安命之說進者須立定脚跟萬萬不可隨意賢昆仲身家重大不比他人寧可學成而未遇一毫微倖不得此是利害關頭不但是理欲分塗處也慎之慎之至都門交游錯雜亦須胷有主張伊尹所謂逆於汝心必求諸道遜於汝志必求諸非道二語當書紳總之離親遠出以謹身爲第一義

功名次之至囑至囑愚留滯荒城無一善狀大約今冬當作南歸計使旋率復不悉

上陳房師

自睽函丈忽踰十載所喜老師聲揚嶺外望重朝端舟楫鹽梅之任在指顧閒世兄復戰勝藝林益振家學欣慰何如隴其昔遭廢黜自分長老泉石不意復爲當世所採擇承乏畿南但迂拙之性猶然如故掣肘情形不減於昔恐駑駘終不能追隨驥足不得不動葺鱸之想且年來鹿鹿不覺頭鬢半白平生學業汨沒簿書恐爲流俗人有負門牆尤所深懼目下擬作乞歸計庶幾以閒暇之身整頓書道也

匿稼書集

卷之一

望

正誼堂

上魏環溪先生書

恭惟閣下當代夔龍人閒麟鳳海內瞻山斗之日久矣隴其浙西鄙儒幼讀聖賢之書私心竊慕以爲當吾世而苟有其人雖隔萬里猶將跋涉從之長而蹉跎雖不敢謂當世之無其人而伏處里門聞見不出一邑之中未知其果有焉否也三四年以前始聞今臨朐相公破例而薦閣下於朝海內舉以爲得人天子亦倚以爲耳目其條陳時務皆正大久遠之計與一切苟且之謀相去楹莛隴其在草

莽之中得而讀之不勝竊慕以爲此非尋常學者所能辦
及細詢北來之人萬口一辭謂是當世真儒隴其益恇恇
動於中以爲此真向所云雖隔萬里猶將跋涉從之者也
乙卯之春謁選入都咫尺耿光欲脩贄而造於門下者屢
矣又以尊卑闊絕恐涉攀援之嫌踟躕而不敢進出都以
來常懷耿耿謂末學小儒不得大君子之磨礪終不能有
所成就幸而遇其人矣又以嫌疑而不能近此生將汨沒
無由自進於聖賢之域及微親自京歸出詩一幅授隴其
曰此少司農魏公寄以贈子者也隴其拜讀之際且喜且
懼謂海濱末吏何由得此於大君子且閣下又非肯輕以
陸稼書集

卷之一

聖

正誼堂

色笑假人者乃謬承贊譽如此此必有以隴其欺閣下者
閣下姑信之而姑譽之未必真以爲可取也然又竊喜向
之耿耿於中避嫌而不敢進者今姓名旣已得達於君子
之前則雖通尺幅以自敘其情可以無攀援之嫌雖未獲
跋涉從之而區區之誠亦可以少慰其萬一正擬脩書自
通而部議以不才罷黜矣念廢棄之更不敢輒上書於大
臣之門因又徘徊而不敢前然隴其聞之士無故而輕造
於公卿者諂諛之徒也有鴻才碩德之公卿先加禮焉而
終自引退者鄙固之儒也是二者皆非君子所以自處也
今以閣下之曲加接引若使隴其終無一言以自達不特

有違於夙昔向慕之誠亦恐冒君子之譏故敢敘其情以
陳於左右閣下覽之庶知不敢傲慢而遲回不報其中心
之感仰固不啻如其書之所言也至若隴其之所以不合
於俗自取罷黜與其生平之所學欲就正於閣下者則固
不敢以輒瀆也臨稟曷勝悚惶之至

與閩臬趙公

恭惟先生道原洙泗文溯韓歐霖雨之澤已徧乎中外斗
山之仰益重乎朔南隴其自乙卯都門獲瞻道範願學之
私常深寤寐山川閒之不能時奉大教每切耿耿茲者台
旌秉憲八閩正值朝政寬仁與民休息之時風動之美當
陸稼書集

卷之一

署

正誼堂

不讓庭堅種德非特如漢于公昌大門闔已也況八閩爲
考亭朱子闡道之鄉以大君子式臨茲土刑措之餘知必
將振揚風化興起儒烈俾紫陽遺澤重光海宇世道之幸
爲何如耶又紫陽門人如勉齋北溪西山九峯之徒皆係
閩產遺書久湮搜緝而表章之其在斯乎企望企望舍弟
承烈係先伯墨濤公嗣子來叩台墀肅此附候舍弟向來
杜門株守未曾涉厯世故進謁之時深望教誨統希俯鑒
臨楮曷勝悚惶之至

同治五年夏月福州
正誼書局重校

候官楊 浚雪滄總校

閩縣高 紀惕臣覆校

候官吳 穆少永分校

候官黃心渠子銘分校

陸稼書先生文集卷之一終

陸稼書集

卷之一

正誼堂

儀封張伯行孝先訂

受業

羅源陳紹瀛

全校

平和汪奇猷

疏表策

畿輔民情疏

題爲敬陳畿輔民情仰祈 聖鑒事臣本外吏荷蒙 皇
上拔置臺班苟有一得之愚皆當次第敷陳以仰佐 聖
治之萬一顧臣官畿輔者久知畿輔之民情敢先爲 皇
上陳之畿輔邊山一帶土瘠民貧異於他方荒多熟少自
昔而然加以康熙十二年以後軍興緊急雜派繁多民困
陸稼書集 卷之二 一 正誼堂

滋甚豐年僅可支持一遇水旱流離萬狀幸數年以來
皇上加意撫綏禁止私派不惜蠲賑鳩鵠之民得苟延殘
喘然以言乎家給人足則尚未也臣觀自古豐亨之治皆
非一日而成唐虞之世其初亦不免黎民阻飢堯舜兢兢
業業積久而後烝民乃粒漢自高惠而後多方休養至於
文景然後天下殷富唐之太宗日夜講求治道至貞觀之
末然後民食充足今天下平定猶未久也而又疊遭水旱
故雖 皇上之勤恤民隱而百姓猶未免於艱難無怪其
然矣求其殷富亦無他道惟在 皇上常持此勤恤之心
期之以積久而勿責效於旦夕恩已厚而不嫌其更厚心

已周而不厭其更周則家給人足之盛庶乎可望矣至於目前所當議者臣見上年畿輔荒旱實異尋常其被災各州縣內雖閒有未被災之處亦不過稍有升合之獲差勝於被災者耳初奉上諭將二十八年及二十九年上半年錢糧盡行蠲免已經撫臣出示曉諭後因部議分別被災州縣中有不被災地畝不准概蠲百姓甚苦撫臣不得已題請秋後帶徵地方得以羸安然雖今歲秋收稍稔旣徵其新又徵其舊臣恐非積貧之民所能堪也雖曰豐年所入幾何穀價又賤其值無幾私債之迫索者衣服之典當者已去其大半仰事俯育仍憂不足又可責其兼完新舊之糧乎若非皇上曲加垂恤臣恐地方有司惟知考成之是急不顧民力之難勝甚非皇上蠲免之初意此臣所目擊地方情形不敢不爲皇上陳之伏祈睿鑒施行

論奪情疏

題爲孝道爲萬世之本奪情非治世所宜仰祈聖斷以維綱常事臣辦事衙門間九卿科道會議湖南巡撫于養志在任守制一事臣以資淺不在會議之列不知所議若何及詢問與議諸臣謂會議之時昌言其不可者固有其人而依回不斷者比比而是臣竊怪之此明白顯易之事

有何可疑而依回若是夫治天下之不可不以孝易明也
在任守制之非所以教孝易明也天下正當承平之時湖
南又非用兵之地無藉於在任守制易明也 皇上以孝
治天下在廷諸臣沐浴於 皇上孝治之中久矣何難一
言以直斷其不可耶且臣不知議者以于養志爲何如人
如其非賢者耶則固不當使之在任守制矣如其誠賢者
耶則必不肯安心於在任守制矣在督臣代爲題請或從
愛惜人才起見然臣以爲使之解任全孝正所以深愛惜
之況 皇上一日所行天下萬世奉爲法程者也若使一
撫臣因督臣之題請而畱將來督撫之丁憂者皆將援此
陸稼書集 卷之二 三 正誼堂
爲例其不思僥倖奪情者鮮矣名教自此而弛綱常自此
而壞此端一開關係天下實非淺鮮至於湖南一省之人
是則是傲不復知有父母又無足論矣竊以爲督臣所請
無容議可也臣不知九卿作何啓奏理應靜聽 皇上之
定奪但恐眾論參差兩端易淆敢從名教綱常起見少効
芻蕘緣係條陳事理字稍逾格伏祈 睿斷施行

請速停保舉永閉先用疏

題爲請速停保舉之捐永閉先用之例清仕途以安民生
事臣伏見臣同衙門御史陳菁疏請停捐納保舉而開先
用之例部覆俱無容議奉 旨九卿詹事科道會議具奏

臣竊以爲保舉之捐不可不停而先用之例不可開也故爲皇上陳之夫捐納一事原非皇上所欲行不過因一時軍需孔亟不得已而暫開復恐其賢愚錯雜有害百姓故立保舉之法以防弊爲慮深遠矣近復因大同宣府運送草芎并保舉而亦許捐焉則與正途無復分別甚非皇上立法防弊之初意且保舉所重莫重於清廉故督撫保舉必有清廉字樣方爲合例若保舉可以捐納則是清廉二字可捐納而得也此亦不待辨而知其不可矣若夫前此有捐納先用一例正途爲之壅滯至今尚未疏通故皇上灼見其弊久經停止雖前九卿因運送草芎會陸稼書集

卷之二

四 正誼堂

議酌開事例亦未及此蓋誠知其爲選途之害而不敢輕議也且捐納先用之人大抵皆奔競躁進之人故多一先用之人卽多一害民之人此又不待辨而知其不可者矣在九卿自必有正大之見但恐眾論不一故敢瀆陳芻蕘惟皇上採擇臣更有請者臣竊見近日督撫於捐納之員有遲之數年既不保舉又不參劾者不知此等官員果清廉乎非清廉乎抑或在清濁之間未可驟舉驟劾乎夫旣以捐納出身又不能發憤自勵則其志趨卑陋甘於汙下可知使之久踞民上其荼毒小民不知當何如故竊以爲不但保舉之捐納急當停止而保舉之限期更當酌定

不但目前先用之例萬不可開而從前先用之人不可不行稽核伏乞 敕部查一切捐納之員到任三年而無係舉者卽行開缺聽其休致庶吏治可清選途可疏而民生可安緣係條陳事理字稍逾額如果臣言可採伏祈 睿鑒施行

時務條陳六款

直隸真定府靈壽縣爲諮訪利弊以資政事以安民生事本月二十日奉巡撫直隸都察院于靈票前事內開照得本院初令樂亭再任通州歷年甚久直隸地方之利弊民生之困苦知之有素但自康熙二十一年陞任江甯之後

陸稼書集

卷之二

五

正誼堂

迄今三載有餘不無因革之處今蒙 皇上特簡撫綏畿甸陞辭復承 天語諄諄惟以民生疾苦爲念凡利所當興弊所當除務在實力舉行上副 宸衷下慰民望恐地方遼闊耳目不能周徧合行諮訪爲此票仰該縣官吏照票事理卽將所屬地方利弊何者當興何者當除凡有益於國計民生者臚列具詳以憑酌奪務須秉公確查實在可行不得視爲故套勦襲陳言無裨實政亦不得有所顧忌畏憚而不直陳盡言也望切望切等因職捧讀之下欣喜敬慕伏見憲臺虛懷至誠不遺葑菲之心苟有一得之愚敢不罄竭以仰佐高深職書生也何知天下事但嘗靜

觀今日之時勢百病之源起於民貧非無憂民之吏懷痼
瘼乃身之志而民卒不免於凍餒者拘於法而無如何也
得君如憲臺可爲民請命於法之外矣敢略陳一二以
備採擇

一緩徵之宜請也自古稅斂必於秋成稼穡登場而後上
供可辦此一定之理亦必然之勢也今則以兵餉之故正
月開徵民間尚未播種而追呼敲扑急踰星火矣有餘者
尚可勉彊支吾不足者勢必轉貸完官富豪之家乘其急
迫重利盤算及至秋成子金積聚一歲所入不足以償債
何暇論仰事俯育轉眼改歲而新徵又至所以閭閻日窮
陸稼書集

卷之二

六 正誼堂

一日逃亡日多一日地畝日荒一日鵠面鳩形者滿野鬻
妻賣子者接踵也二月賣新絲五月糶新穀古人猶以爲
苦今則新絲不待二月而賣新穀不待五月而糶矣堯舜
在上何可不念及此也方兵興之際國用浩繁固無可如
何今四方寧謐司農不至告匱上請緩徵此其時矣戶部
若可通融總計一歲春夏二季兵餉若干上年撥賸之銀
若干以上年所賸之銀暫抵本年春夏之餉俟秋成催解
以補庫額上無損於國賦而民以紓富豪之家不得乘機
盤剝逃亡可復敲扑可省一轉移之間而其利無窮先試
之畿輔次推之天下興唐虞三代之治此其首務也伏俟

憲裁

一墾荒之宜勸也畿輔各州縣荒田象千百頃朝廷屢下勸墾之令而報墾者寥寥非民之不願墾也北方地土瘠薄又荒熟不常近山之地砂土參半遇雨方可耕種稍旱卽成赤土近水之區水去則略有田形水至則一片汪洋一報開墾轉盼六年起科司農按籍而奏銷絲毫不得拖欠有司執簿而追比時刻不可稽遲所墾之地已枯爲石田蕩爲波濤而所報之糧一定而不可動始而包賠繼而逃亡累有司之參罰責里長之攤賠所以小民視開墾爲畏途寧聽其荒蕪而莫之顧也且報墾之時冊籍有費駁陞稼書集

卷之二

七

正誼堂

查有費牛種工本之外復拮据以應誅求非中等以上之家不能開墾何怪乎報墾之寥寥哉職竊謂此等荒地原與額內地土不同與其稽查太嚴使民畏而不敢耕何若稍假有司以便宜使得以熟補荒如該管內有額外新墾之地復荒者聽有司查他處新墾地以補之其荒糧卽與除免不必如額內地土必達部奉旨始准豁除無賠累之苦無駁查之煩民不畏墾之累自無不踴躍於墾矣其已墾成熟者或更請寬至十年起科使得償其牛種工本之費然後責其上供亦所以勸墾也伏候憲裁

一水利之當興也欲民之富在於墾田欲田之墾在興水

利北方土性燥烈灌溉易涸雖於南方不同然使川澤流通隨便灌溉猶愈於聽其焦枯而莫之救也職竊觀古人溝洫之制至精至密故孔子謂大禹盡力乎溝洫而周禮遂人匠人之職備載其制今一切寘而不問聽其自盈自涸一遇旱潦束手無策何怪乎民生之日蹙也但古人溝洫之制隨時修理故不覺其煩費今以久湮久塞之河道一旦欲疏其壅而防其潰工費浩繁勢難卒辦又當公私交困之時州縣錢糧一絲一忽皆有款項不敢擅動民間十室九空正供錢糧尚難完辦安有餘力以成此艱巨之事若不量時勢不計贏詘驟然興舉其爲擾害必甚水旱

陸稼書集

卷之二

八

正誼堂

職竊思屢年以來 朝廷憫恤災荒州縣議蠲議賑所費錢糧不可勝數與其蠲賑於既荒之後何如講求水利於未荒之前蠲賑之惠在一時水利之澤在萬世今憲臺撫臨畿輔欲成久遠之業無有大於斯者矣宜通查所屬州縣水道何處宜疏通何處宜隄防約長闊若干工費若干彙成畿輔水利一書進呈 御覽請司農度錢糧之贏詘以次分年舉行永成萬世之利而不擾於民以一時言之雖若不免於費以久遠言之比之蠲賑所省必百倍或鼓舞官吏紳衿能開河道若干者作何優敘作何獎勵此亦一策也伏候憲裁

一積穀之宜廣也今功令最重積穀定有議敘之例所以爲窮民計至深遠矣然欲穀之多當廣開穀之源今止有捐輸一途故積者寥寥在富豪之邑猶可鼓舞勸捐若山僻疲罷如靈壽者旣無富商大賈厚藏之家比戶皆鳩形鵠面雖縣獎勵之典以勸之其誰能應耶職竊謂此等窮縣當稍爲之通融使得廣積以備賑如該管縣內有某地可開墾者許有司設法募人開墾收其所入貯倉備賑勿責其起科其一切河淤地畝雖已入糧原非額內者許其量畱積穀吏員應納銀者許其入穀縣倉卽准報充不必起解牙帖雜稅原額外新增者編審人丁溢額者悉許畱

陸稼書集

卷之二

九

正誼堂

本地方積穀諸如此類推廣行之庶幾疲僻之邑皆可有益以救災荒若止藉捐輸一途其能有濟者鮮矣卽就捐輸言之徒令二三有司曉曉勸諭所得有幾巧者陰派之里下名爲捐輸與加派無異又非朝廷愛民之意是宜請旨酌定旌獎之例使紳衿富民皆樂於捐輸將不待勸而粟自多至於在倉之穀宜聽有司之酌量支放如遇凶荒則先發後報平時出陳易新聽從其便勿因不肖之侵欺而盡掣賢者之肘則鳩鵠之民庶有賴矣伏候憲裁

一存畱之宜酌復也查賦役全書舊額有一項人役則有一項工食有一項公務則有一項錢糧蓋未有用其人而

可不予之以食辦其事而可不費一錢者也用人而不予以食則必至於賣法辦事而求不費錢則必至於派民自兵興之際司農告匱將存畱款項盡行裁減由是州縣掣肘貪墨無忌私派公行不可禁止百弊之源皆起於此自康熙二十年以後再頒恩詔漸次奉復海內始有起色然尚有應復而未復者敢爲憲臺陳之如徭役犯贓之律甚嚴而書辦之工食獨不復不知此輩能枵腹而奉公平抑將舞文弄法以爲仰事俯育之資也給以食而犯法雖殺之無憾也不給以食使之不得已而犯法加之以刑其肯心服乎此其當復者一也心紅紙張修宅家伙此州縣陸稼書集卷之二十正誼堂所必不能免者也既奉裁革不知天下有司皆能捐俸而自備乎抑或有責之鋪戶派之里下者也有正頂開銷雖貪吏無由借端苛派無正頂可動將藉口以責之於民朝廷之所省有限而小民之受累無窮此其當復者二也上司過往下程中伙雜支供應此州縣所必不能無者也既奉裁革不知上官之臨州縣皆能自備供應自發價值乎抑或有不能不資藉於地方者也有司之懦者恐觸上官之怒百計逢迎賢者亦恐失事上之體多方補苴無米之炊不知其安從出也此其當復者三也存畱盡復則私派可禁私派盡禁則百姓可足在主持國計者惟知復一

項則費一項之金錢不知裁一項則多一項之掣肘掣肘之害層累而下總皆小民受之小民疲罷逃亡其害仍自國家受之此畱心民瘼之大臣所當急請酌復者矣伏候憲裁

一審丁之不宜求溢額也直隸舊例人丁五年一審分爲九則上上則徵銀九錢遞減至下下則徵銀一錢每遇編審有司惟恐部駁必求溢額非盡民庶而富加於其舊也亦彊以營獨無告之民充數而已王成僞增戶口處處皆然且編審既定五年之內卽有逃亡死絕不得開除夫營獨無告之民而責其每年出銀一錢已不堪矣況已逃已

陸稼書集

卷之二

十一

王誼堂

絕而猶不得除乎職竊觀直隸各州縣見在之丁已不爲不庶但求無缺額足矣不必更求溢額也一審一溢日積月累不知何所底止或果有丁盛而額溢者宜命有司畱爲積穀之用不必入額如五年之內遇有逃亡絕戶卽以此之溢補彼之缺如此則鵠面鳩形者得免於剝啄而甲長戶頭無包賠之苦矣其荒殘州縣無溢而有缺者得隨時報上於奏銷時量准蠲免儻或慮不肖有司將溢額之銀侵入己囊無缺而捏作有缺則自有糾劾之典在總之寬一分在州縣卽寬一分在窮民州縣之不肖者固有賢者實多上之搜求於州縣者無餘地則州縣之搜求於窮

民者亦無餘地不肖者固樂於撿求而賢者亦不能不撿求而民之塗炭日增日益矣伏候憲裁

有所陳無非書生之論然欲爲國家固根本培元氣必先從此數端下手孟子所謂王道之始也伏惟憲臺不以其迂腐而忽之則生民幸甚至於一切刑名錢穀務持大綱而止無益煩文俱宜省去如錢糧冊籍釐毫絲忽之差可以卽行改正者無庸駁詰刑名案件明白顯易之事可以卽行完結者無庸提解多一番駁詰則多一番需索多一番提解則多一番拖累吏胥所深喜而小民所深苦也漢蓋公有言治道貴清靜而民自足此雖非中正之論然事陸稼書集

卷之二

三

正誼堂

之煩簡當隨乎其時時病在大簡者宜濟之以煩時病在太煩者宜濟之以簡今之功令稍煩苛矣去煩就簡此正所謂時中若夫鄉約保甲之當重也土豪衙蠹之當除也陋規雜派之當禁也俱地方利弊之所在以虛文視之則皆故套也以實心爲之則皆仁政也今之論治者類能言之無待職之贅陳爲此備由開冊具申伏乞照詳施行

擬

上臨雍釋奠禮成

駕幸彝倫堂

命祭酒司

業坐講周易乾卦尚書堯典仍

敕諭師儒勤修學

業羣臣謝表

會墨

伏以聖帝右文四海爛星雲之色盛王崇學百代開禮樂

之光闡精義於義文爰紹千年之遺緒繹微言於謨典一
空近代之膚詞輝溢成均祥生寰宇巨等誠惶誠恐稽首
頓首上言竊惟帝王圖治必以尊儒重道爲先國家化民
尤以勸學崇儒爲務故米廩瞽宗之制勗自虞夏以前而
陳書訪範之儀屢見殷周之世使庠序不設雖勳華難以
登庸而墳典不親卽湯武無以成理自嬴灰起而法律爲
師至漢叢興而詩書安事所急在兵刑錢穀而學校止爲
美觀所感在土木神仙而師儒目爲迂闊旣鉅典之罕重
遂大義之漸湮施孟梁丘分鑿義畫之內夏侯張霸競爭
孔壁之中馬鄭爲注疏之宗僅傳章句於末學濂洛定性
陸稼書集

卷之二

三 正誼堂

命之準徒標臭義於諸儒雖太牢之祀曾舉於西京然非
有崇文法古之思則牲帛止成故事卽白虎之辨盛傳於
東漢然非有尊聞行知之實則討論亦屬繁文唐宋皆設
講筵孰可紹百王之心法元明俱敦學制疇爲接四代之
遺規未有肇舉隆儀修文因以徵實聿興大典師古因以
勵今如今日者也茲蓋伏遇 皇帝陛下敦敏性成徇齊
天縱神聖文武之德遠邁乎昔王寬仁恭儉之猷默符於
往帝聲教徧流沙之地咸推有道聖人車書通蟠木之鄉
人誦太平天子顧念太學爲風俗之本不臨以九重之赫
濯懼其褻而不尊先師乃道德之宗不加以一人之尊嚴

懼其習而忘重遂舉臨雍之典因行釋奠之儀鳳輦朝馳
瑞氣偕犧尊並集雞人曉唱祥光共耀火同輝猶謂奉玉
帛而告虔孰若遺編之親炙對俎豆而生敬何如大訓之
事宣爰命祭酒司業諸臣敬陳周易尚書之要道陰陽者
莫若易母徒貴象數之雜陳述政事者無如書勿徒爲讖
緯之兼進惟乾畫居六十四卦之首元亨利貞無一義之
不關主德堯典爲五十八篇之祖欽明文思無一字之罔
裨君心執簡而前曉然於吉凶悔吝之故正色以請昭然
於治亂得失之原羣情方踴躍而呼曰稽古之學莫盛於
斯 聖主猶焦勞而念曰日新之功豈容有閒 予一人
陸稼書集 卷之二 丙 正誼堂
深宮考道固當懍良玉未琢之憂爾師儒學舍潛修何可
貽寶鑑失磨之誚其務勤修夫學業用以其佐夫昇平臣
等德愧顏曾才慚游夏誦伊川涵養薰陶之句敢吝敷陳
讀紫陽正心誠意之言恆懷嚮往幸遇盛時不草相如封
禪欣逢治世得歌班固辟雍伏願法自疆之義成協和之
休以上聖爲必可幾功勿閒於寒暑以至治爲必可及念
勿渝於始終聚天下之精神於禮經樂緯之中而無取乎
雕龍吐鳳致一代之教化於仁漸義摩之內而弗尚乎月
露風雲將見徧戴日戴斗之區而靈輝普耀撫卞年卞世
之厯而神器常安矣臣等無任瞻 天仰 聖激切屏營

之至謹奉表稱謝以聞

風俗

世運之盛衰風俗實爲之而所以維持乎風俗使之淳而不澆樸而不侈者則惟視乎上之政教何如耳三代之時非無澆漓侈奢之民也然而道德一而風俗同者其政教得也漢唐宋之時非盡澆漓侈奢之民也然而世風漸靡不能返於隆古者其政教非也三代之時經制定於上其車服有等其宮室有度其飲食器用有制雖一寸之微一絲之辨必爲之釐定而頒布之而又爲立大學以教於國設庠序以化於邑日夜以孝弟忠信磨厲其民人其有奇陸稼書集

卷之二

五

正誼堂

邪蕩洗之民則鄉大夫州長閭胥之徒以時糾而去之故民之生也所見皆仁儉之風所聞皆仁儉之訓少而習焉其心安焉一有不如是者則鄉里相與怪之慄焉而不寧澆漓侈奢何自而生乎若夫漢唐宋之時其所重者在簿書期會所急者在錢穀兵師而凡先王所以導民之具則以爲迂闊而不暇爲閒有賢君發憤而行之亦不能如三代之詳密則其俗之不如古若也豈不宜乎由斯以觀則政教者風俗之本原也不深加意於政教而徒咎風俗之不如古曰吾民不如三代之淳不如三代之樸噫是果民之不如三代耶抑所以導民者其本原猶未得耶 國家承明

季之衰其澆侈之習已非一日宜執事慨然思欲爲之所愚以爲欲反今日之俗而登之隆古無他亦惟以三代所以導民者導之而已愚非敢謂三代之法可一一施之今也然其大體固有不可得而易者其一則經制宜定也民之所以不敢厭縱其耳目者有上之法制爲之防耳苟法制所不及則何憚而不爲今民間冠婚喪祭之禮宮室飲食衣服之節初未嘗有定制也惟其力之能爲則無所不可富者炫耀貧者效尤物力旣絀則繼之以貪詐故靡麗日益廉恥日消誠宜畫爲定制使尊卑上下各有差等不得踰越庶幾儉樸可興貪詐可弭其一則學校宜廣也民之所以不入於淫蕩安其樸素者以其知禮義之可重耳苟禮義不足動其心則樸素必不如奢靡之可樂忠厚必不如淫蕩之可慕學校者所以教民禮義也今惟州縣有學又止及於生徒而董其任者亦止掌其冊籍核其進退未嘗有所謂禮義之教人不知以行誼自重則惟以服美爲榮何怪風俗之日澆日侈乎宜選方正有道之士爲州縣之師長重其祿秩而又倣古里塾黨庠之制以農隙教導其民使知禮義之可重而無慕乎澆侈其一則賞罰宜審也民之所以從上之令者以其賞罰行焉耳賞罰不行而欲其從令不可得也今 朝廷之賞罰亦甚嚴矣而獨

於奢儉洩澆之際未見有賞罰行焉胥吏被文繡富賈爲
雕牆而有司不問子弟凌父兄悍僕侵家長而有司不問
而其忠厚樸素不隨時好者則徒爲笑於鄉里不聞有所
獎勵如此安望其不爲澆侈乎宜敕有司以時訪於境內
舉其尤者賞罰之而卽以風俗之滄疵爲考成之殿最庶
有司不敢忽良民知所勤而秀民知所懲凡此者皆所以
導民之具而風俗之本原也誠一一舉而行之而 皇上
以恭儉之德端化源於上公卿大臣樹惇守素奉宣德意
於下寰海內外有不返樸還淳去奢從儉共登三代之盛
者未之前聞倘曰簿書期會錢穀兵師今日之急務何暇
陸稼書集

卷之二

七

正誼堂

爲此迂闊愚恐風俗之日澆日侈所謂今日之急務者亦
將理之不勝理也

序

舊本四書大全序

舊本四書大全余舊所讀本也用墨筆點定去其煩複及
未合者又採蒙引存疑淺說之要者附於其間其萬歷以
後諸家之說則別爲一冊不入於此依朱子讀書法每讀
一句必反覆玩味俟其貫通然後及於下句或思索未定
遇有他事當酬應畢輒復思此嘗有一字一句盤桓於
胷中數日而後止自戊戌至癸卯用力六年而始畢然是

時雖龐知讀書之門戶而程朱之語錄文集皆未之見敬軒敬齋諸君子之書皆未知求嘉隆以後陽儒陰釋之徒改頭換面似是而非者猶未盡燭其鄙自庚戌以來乃始悉求諸家之書觀之然後知向之去取未能盡當有先儒見到之語讀之若平淡而實關學術之得失者不知取也有先儒一時之言讀之若無病而實開假借之途者不知辨也又有先儒微言奧義大全諸書所不及載或載而不詳者則此本亦竟闕如又有兩說互異當存疑而輒輕斷當畫一而務並存每取而覆視之輒赧然於心欲遂棄之則又念其曾用數年之力於此不忍便置且欲因此自知陸稼書集

卷之二

六

正誼堂

其陋鑒於前者或忘於後也故嘗積而藏之不敢以示人親友聞其有是書皆欲得而觀焉或且疑其有所吝惜故敢序其始末以告使知其陋相與戒而勉焉則勝於讀此書也夫

周永瞻先生四書斷序

學術之得失世運所由盛衰也然當眾說紛紜之日非深識遠見之士不能斷而得其所宗今天下以四書課士使天下士浸灌於孔孟之言以培其德而闢其心斯固教化之本而治平之原也然天下之言四書者嘗紛紛其莫定矣習功利者以功利之見讀之則孔孟之言莫非功利也

湖虛無者以虛無之見讀之則孔孟之言莫非虛無也其
卑瑣無識者既得其貌而不得其神而高明之徒又拔之
以自申其說此曰吾孔孟也彼亦曰吾孔孟也非無銳志
學聖之人而不識其真以爲是直孔孟也始悅其言繼移
其行漸涵浸漬不可復變卽或覺其非矣而其雄論宏辯
洞心駭目汨沒已久亦且信且疑而不能自振於是孔孟
之言不足以成天下之材而適以墮天下之行蓋自漢以
來其發明聖訓以維持世道者固不勝數而其借以開覺
於天下者亦代不乏焉有宋之興程朱大儒繼出而正學
始明天下之士如去雲霧覩日月始曉然識吾道之真而
陸稼書集

卷之二

九 正誼堂

紛紛之說不足以惑之其道雖未盡行於宋而明興尊而
奉之以爲規矩準繩洪永成弘之間上非此不以爲教下
非此不以爲學天下之言有不出於程朱者如怪物焉不
待禁令而眾共棄之學術正而耳目一是故朝多純德之
彥野皆方正之儒治化之隆幾比三代有由然也嘉隆以
降教弛而俗衰天下之言不歸功利則歸虛無不以程朱
爲迂闊則以爲支離縱橫之習佛老之餘皆陰託於孔孟
以誑惑於天下曰孔孟之道固如是也彼程朱所言非孔
孟之真也嗚呼是何異適越而北其轍而曰此越之道也
哉又何怪政日亂而俗日敗以至於不可救藥也故嘗論

之曰明之所以盛者程朱之學行也其所以衰者程朱之學廢也聖人復起不易斯言矣武塘周永瞻先生隴其父執也以所著四書斷示隴其隴其受而讀之其書剖析疑似貫串義理固後學之津梁而其大綱則以程朱爲宗者也方先生之始爲是書天下之紛紛於異說者猶未定也先生獨識其正而斷然從之以爲學者倡令天子敦崇正學程朱之說復行於世士之執筆爲文章者非其言不敢道非其書不敢讀雖未能踐其實而其學已不詭於正駁駁乎洪永成弘之初矣然後服先生之能斷而得所宗也隴其讀先生之書益慨然於學術之不可不慎先生雷

陔稼書集

卷之二

三

正誼堂

心世道其於古今治亂之故思之熟矣其必以隴其之言爲不誣乎敢序以質之

周雲虬先生四書集義序

四書自考亭朱子集諸儒之大成而發明其義章句或間集註而外有輯略有精義有文集有語類大義明而微言著其後西山真氏仁山金氏雲峯胡氏之徒又各自著書以發明考亭之意及明永樂時又彙爲大全縣示於上以爲天下之準繩而河津之讀書錄餘干之居業錄又往往發其精微以羽翼其閒至矣盡矣後之學者但取其成說而心會之身體之患不行不患不明不待復講矣今之所

以不能不講者則以嘉隆以來姚江之說行而考亭之學晦白黑混淆是非顛倒譬白日在天而浮雲蔽之浮雲不去則白日不見故論四書於嘉隆之時不講則不晦論四書於今日不講則不明學者苟徒拘守一說而不深究其異同之故熟察其毫釐之別一旦聰明才辨之士舉陽儒陰釋之論雜而進之其不爲所奪者鮮矣吾邑周雲虬先生潛心於諸家之說者四十餘年輯爲集義一編嘗北走京師就正於孫退谷先生深相契焉退谷之學深不滿於姚江者也則是書之取舍可知矣余不敏於學無所窺少時聞陽明之名而竊誦其言亦嘗不勝高山景行之思而陸稼書集

卷之二

三

正誼堂

以宋儒爲不足學三十以來始沈潛反覆乎朱子之書然後知操戈相向者之謬也然猶且信且疑未敢顯言於人及考有明一代盛衰之故其盛也學術一而風俗淳則尊程朱之明效也其衰也學術歧而風俗壞則詆程朱之明效也每論啓禎喪亂之事而追原禍始未嘗不歎息痛恨於姚江故斷然以爲今之學非尊程朱黜陽明不可而聞此說者或以爲怪嘗思就大賢君子而正之適雲虬先生以集義自敘寄示雖未讀全書而莊誦其敘則所宗者考亭也所警者文成也所追思者成弘以前也所慨歎者嘉隆以後也撥浮雲而見白日我知先生有同心矣敢一言

以附於其書之末昔董生當漢武之世百家並術故其言曰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絕其道不使並進此董生所以有功於世道也繼孔子而明六藝者朱子也非孔子之道者皆當絕則非朱子之道者皆當絕此今日挽回世道之要也先生著書之旨已握其要其有功學者豈淺鮮哉

黃陶庵先生集序

予自東髮受書卽讀陶庵先生之文見其精深純粹高者可以羽翼經傳下者可以凌轢韓歐心竊慕之以爲是何如人而其文之超軼絕倫如此及聞先生從容就義慨然陸稼書集

卷之二

三

正誼堂

太息謂先生於死生之際不苟如此志與日月爭光而行與天地同久宜其發爲文章精純超絕協金石而中宮商也既又思之自變故以來平日談忠孝講仁義之徒臨利害而喪其所守者何可勝數而先生獨毅然不變人之所隱忍徘徊而不能決者先生視之若渴飲飢食之不容已夏葛冬裘之一定而不待擬議也此豈可以彊至而卒辦哉蓋其所積者厚而所養者深矣及待罪先生之鄉見其遺老訪問先生之平生則羣以爲先生平日孝友忠信取與不苟泊然於富貴而發憤於正學孜孜矻矻惟以聖賢爲己任而世俗之塵埃不足以入之嗚呼此其所以能臨

利害而不變也歟自世教之衰士不知以廉隅自飭謂正學爲迂闊謂功利爲不可已遇小利害則攘臂而起蠅聚蟻逐無所復顧平日之志氣如此欲其臨大節而不可奪豈不難哉由是發爲文章不入於卑陋則病於雜駁雖欲彌縫潤色自附前賢如窶人之裘爲富貴非其所有張皇支吾百病俱見無怪也故予以爲先生之文本乎行先生之行所以能卓犖於臨變者本於平日之養士苟能以先生之養爲養自然險夷如一履變則爲歲寒之松柏處盛則爲高岡之鳴鳳皆是物也區區文章之焜耀何足道耶不然雖文如先生猶不足貴也而況乎其必不能哉因先

陔稼書集

卷之二

三

正誼堂

生之門人哀集遺文以傳而爲之推論其本俾世之學先生者知所取則焉

傅鷺來感懷詩序

傅子鷺來示余感懷詩一卷磊落纏綿有唐人風工詩者自能賞之然特賞其詞云耳非知傅子者夫感也者觸乎外者也懷也者存乎中者也觸乎外者其末存乎中者其本余微窺傅子之懷蓋有足多者焉其詩曰五頃薄田雨具牛三餐脫粟鹿皮裘能澹泊也又曰子細隋珠休彈雀商量寶劍莫屠牛能寧靜也又曰莫同狡兔營三窟閒看祥鸞振九苞能不以利而以義也夫澹泊寧靜而不以利

豈非孔子所云君子懷德者耶有是懷也故其詞雖哀而不爲傷雖怨而不爲懟皆情之所當然而義理之正也苟無是懷而徒感慨悲歌歎李廣之數奇嗟劉蕡之下第憐馮煖之窮哀鄭虔之老寄悶於瞿曇慧能拏愁於黃鳥芳草懟耳傷耳君子安取焉雖然傅子之懷善矣吾尤願其充之也夫人光明正大之懷不難其發於一時而難操持辨別於平日操持固然後嗜慾不得而奪辨別精然後疑似不得而淆故古之君子戒慎恐懼無時敢懈怠慮此懷之或奪也讀書窮理無時或息慮此懷之或淆也用力之久至於醇粹堅固暢乎四支發乎事業無往非此懷之流行陸稼書集

卷之二

正誼堂

則聖賢不過是矣不然守之不固析之不精乍出而乍入忽隱而忽見光明正大於翰墨之間而不能不糊塗委靡於日用之際則非吾所敢知也傅子勉之矣

陸桴亭思辨錄序

士生斯世而欲言學豈不難哉功利之習浸淫於人心根深蒂固而不可拔幸而能自拔於功利矣則或溺於記誦詞章終身竭蹶而適長其浮薄驕吝之氣幸而又不溺於是而有志於道矣則佛老之徒又從而惑之舍三代以來聖賢相傳之道而欲求所謂虛無寂滅者求之愈力去道愈遠幸而不惑於佛老而歸於儒矣而儒者之道復分途

各驅宋之洛閩金谿明之河津餘干新會姚江同師孔孟
同講仁義其辨在毫釐之間而其流至於相去懸絕若方
圓冰炭之不同學者未嘗辨其同異晰其疑似浮慕乎學
之名而用力焉其不舍坦途而趨荒徑者幾希矣於此有
人焉以身示之且別白而告之其有功於世何如也余家
居時聞太倉陸桴亭先生之學而未獲親炙及承乏嘉定
去先生之鄉咫尺而先生已成古人乃訪其遺書得所謂
思辨錄者其辨同異晰疑似一準於程朱其於金谿新會
姚江雖未嘗力排深拒而深知其流弊之禍世其教人先

小學而後大學以立志居敬爲本而以聖經之八條目爲
陸稼書集

卷之二

三

正誼堂

程然後漸進於天人之微宥及於百家之言其先後次序
悉洛閩之遺法也雖未熟識其生平然考其發於言而著
於書者可謂有道之士矣蓋先生自言二十七歲卽志於
斯學心體躬行未嘗敢懈則其所以能成就如此者亦非
一日之故也嗚呼處功利浸淫之日而能自振拔又不溺
於詞章記誦又不惑於佛老又不惑於儒之近佛老者而
卓然自立豈不難哉先生之子諱顧正者請余敘其書余
不敏雖於先儒異同之間嘗聞其大略然明不足以察理
勇不足以衛道優游歲月將汨沒之是懼何能敘先生之
書哉姑記其仰慕於先生者如此尚當盡求先生之書而

於其良友高弟以琢磨焉其庶幾乎

同邑文序

胡敬齋先生嘗歎科舉之學壞人才謂其麗乎辭不知志乎善余讀其言未嘗不慨然也雖然是豈科舉之咎哉夫科舉之設原非取其辭也謂其辭善者其志必善能爲孔孟之言者必其志孔孟者也能爲程朱之言者必其志程朱者也譬之作室而求匠召而問之其言棟宇榱桷廣深修短之法井井如燭照而數計則授之材而予之稍食未爲大謬也自學者見上之人所取在辭也於是日夜磨礪其辭以求當於有司孔孟程朱之道鍊習於筆端言之侃

陸稼書集

卷之二

三

正誼堂

侃真若可信而問其志則曰吾以是求吾所欲耳豈真思實其言哉譬之拙匠不務精其業而徒拾魯般之陳言以應對主人幸而獲其稍食則吾事畢矣其室之成壞堅脆於吾何有哉爲主人者方慶其獲良工而廣廈曲榭可藉以成款知其志之不在斯耶所謂鴟鷂已翔乎遼廓羅者猶視乎鼓澤而科舉於是弊矣此猶就其辭之善者言之也其又甚者則並其辭亦不能善穰秕雜陳稂莠錯出幸而塗飾有司之耳目冒昧一第則泰然自謂其業之成不復知有人閒學問是又無足論矣然吾終不謂科舉之無用者天下大矣有珞玦則必有和璞有魚目則必有隋珠

明道紫陽獨非科目中人乎士苟有志雖使處秦之初宋
之季廢詩書禁道學猶將修身獨善以守先待後爲己任
而況煌煌功令以仁義爲鵠以六經爲羅以洙泗濂洛爲
招而茫茫宇宙無人起而應之吾不信也吾邑素號才藪
起蓬蘽而陟青雲者踵相接也後進之士益蒸蒸向風相
與集其揣摩之文梓以問世而命余序之夫殫精竭思上
追秦漢下浚唐宋語必破的言必中繩吾黨之士講而習
之久矣豈待余言哉然竊有願陳者則未知我二三同學
所朝夕揣摩而爛焉於是集者果發於其志乎抑但飄於
辭乎其眞見聖賢之道若飢食渴飲之不容已而侃侃言
陸稼書集

卷之二

五

正誼堂

之乎抑曰姑以求合於功令乎二者之相去在毫釐之間
而有天壤之別我同人必有知之者庶幾哉相與砥礪各
卽其所言反而實求之身以不能爲明道紫陽自恥毋徒
思與文章之士逐鹿於中原使天下後世謂科舉之中有
人焉而無爲敬齋所歎則豈惟一邑之光世運人心實共
賴之

歷科小題永言集序

程子有言古之人自能食能言卽有教蓋人之幼也知慮
未有所主則當以格言至論日陳於前盈耳充腹久自安
習若固有之又曰人多以子弟輕俊爲可喜而不知其可

憂也有輕俊之質者必教以通經學朱子嘗有取於陸子
壽之言謂子弟敎作虛誕之文皆壞其氣質古人之爲子
弟慮者如此今之敎子弟者吾惑焉方其幼也旣未嘗習
之於洒掃應對朱子所輯小學一書常束之高閣不使寓
目雖日讀孔孟之言不過以爲此利祿之階梯未嘗知其
必可行不可不行也稍長敎之爲文則挑其心機獎其浮
華惟以驚人耳目爲能事不問其虛誕不虛誕通經學不
通經學也僥倖一第則便以爲學成不復知人間尚有常
讀之書當爲之事然則風俗之不端士習之日壞豈非自
童子時始哉故吾每敎童子作文未嘗不戰戰兢兢惟恐

陸稼書集

卷之二

六

正誼堂

一言之病中於其心異日將碩大蕃滋鬯茂條達不可救
藥蓋人之聰明當擴充於範圍之內不當擴充於範圍之
外往者嘉靖以前天下無異學士皆由程朱以窺孔孟其
文渾厚醇樸惟恐一言之越乎繩墨士習如此風氣安得
不醇哉自是以後學日雜而文日奇風俗日偷非天之生
材有異乎前也其所以敎之者然也成童之時其心先已
雕琢破壞求其長大之歸於醇樸不可得矣故當今之急
務必自敎小子始敎之道必以小學爲基址以濂洛關閩
之書爲根本以先正渾厚醇樸之文爲殼率使自孩提有
識卽浸灌於仁義中正之中游衍於規矩準繩之內如水

之汪洋浩渺而不得越乎其防則文章不期正而自正風俗不期厚而自厚矣張子質夫惇五蔣子聲御選厯科小題之文以爲童子式吾見其一出一入不敢苟且惟誤後學是懼其亦有程子朱子之慮耶故爲推古人所以教童子者弁於前使讀者知文章一途非徒貴其機巧浮華已也當思程子所謂可憂者如何朱子所謂壞氣質者如何聰明日擴而範圍常存必爲轉移風氣之人勿爲風氣所轉之人庶幾不負三子之志也夫

靈壽教諭張君壽序

靈壽諸生有問於余者曰今月某日爲吾師張子誕辰請陸稼書集

卷之二

完

正誼堂

問所以稱觴者余曰此非而師所喜也誕辰稱觴非古也自漢晉以前未聞有此禮有之自齊梁之間始顏氏家訓中嘗備言其非故近世士大夫之好禮者皆鄙而不爲諸生亦何取於此無已則有一焉而師張子爲西山先生令嗣西山先生嘗纂儒宗理要一書聚濂洛關閩之精言以告天下之學者此而師之家學也聞之於家庭者必將推之於庠序諸生欲敬其師則莫若服其教誠取其書而拳拳服膺焉口誦之心維之體之於身推之於事深嗜篤好相磨相磋以太極圖西銘爲必可契以主敬窮理爲必可學不敢以記誦詞章奪之也不敢以虛無寂滅亂之也不

敢以功利權術雜之也自邇而遠自卑而高真積力久豁然貫通和順積中英華發外而師張子得藉手以告於西山先生曰蕞爾靈壽有光風霽月如茂叔者矣有瑞日祥雲規圓矩方如二程者矣有民胞物與如橫渠者矣有生乎所學惟四字如考亭者矣儒宗理要之書浹於肌膚淪於骨髓與文山俱高衛水俱永矣西山先生聞之且怡然而樂曰是能推吾學以行吾教是真吾子也諸生所以敬其師者莫大乎是胡不此之務而俗禮之汲汲乎倘諸生云是禮也相習已久一旦除之吾諸生有不安於心者則又有說焉昔魯人獵較孔子亦獵較而先簿正祭器臘較陸稼書集

卷之二

三

正誼堂

所同也簿正所獨也諸生如不容已則以稱觴爲獵較而以儒宗理要爲簿正無謂烹羊魚羔已足盡敬師之禮而沈潛反覆於五先生之言必求無負於師之望而止其庶乎諸生唯唯請記其言於學以相勸於是作歌以遺之曰方今學術鬱而不昌西山先生崛起范陽探精索微掃去秕稂濂洛關閩於赫有光纂成嘉編畀我津梁倚歟張子克守義方青年力學脫去膏梁秉鐸於靈厥聲洋洋以其家學惠我宮牆旣修廟貌以及門箱遂布微言示之周行濟濟多士奮於綱常曰我有師箕裘煌煌開吾聾瞽滌我膏肓自今伊始孰敢怠荒努力鑽仰入道之航必窺程奧

必登朱堂驅除功利寂滅詞章惟德惟義是崇是匡極天
蟠地吾志始償繭絲牛毛無敢或亡洛閩真傳庶幾勿喪
俾我師譽如山如岡笑彼愚俗昧厥短長何以嘉師旨酒
承筐以吾視之是曰色莊吾敬吾師豈在豆觴

潘泗庵先生壽序

余嘗讀呂涇野集見其與人子言事親曰子欲子之親爲
鄙人張殿中丞乎張生於景德天禧之間今已數百年矣
其壽猶與太華終南爭高未艾也抑欲子之親爲汴人程
大中公乎程生於乾興景佑之間今已數百年矣其壽猶
與嵩少黃河爭長未已也每一誦之未嘗不大其言以爲

陸稼書集

卷之二

三

正誼堂

凡爲人子宜書寘坐右夫殿中丞與大中公則賢矣其所
以能與太華終南嵩少黃河爭壽者豈非以橫渠明道伊
川爲之子耶人能以橫渠明道伊川之學爲學何慮親之
壽不殿中丞大中公若也錫山潘遠亭與余同官恆陽旣
歸而寓書於余問所以顯親之道余不敏幼誦孝經之言
白首而未能入其室何足以辱遠亭之間無已則亦以涇
野之告人者告我遠亭而已遠亭之尊人泗庵先生少負
不羈之才涉獵經史上下古今居家孝友不減石建薛包
而肝膽接人在汲鄭閒遭遇時變以韜略顯慨然慕趙營
平馬伏波之遺風視衛霍蔑如也膂力方剛勳名正未可

量願其志不第是蓋鼎鐘之業先生所以自勵者也箕裘之傳先生所以望之遠亭者也爲營平爲伏波洵樂矣爲殿中丞爲大中公不更樂乎遠亭誠體此志而距勉焉無以世局之利鈍爲憂喜而必以爲程張自任立身者於斯事親者亦於斯西銘正蒙吾溫清之具也定性書顏子好學論吾甘旨之奉也經學理窟頴考叔之羹也易傳春秋傳遺書外書老萊之斑衣也繹之於心而體之於身所謂不愧屋漏者弗能弗措也所謂擴然而大公物來而順應者弗能弗措也日就月將焉真積力久焉義精仁熟天下將翁然曰關洛之學復見於梁溪二泉閒泗庵先生顧而

陸稼書集

卷之二

三

正誼堂

欣然曰吾何幸得追隨於程張二翁閒也其爲樂何如耶其爲壽何如耶其於世之獲一官進一秩以誇耀於父母者所得孰多耶遠亭豈有意乎且吾聞遠亭之鄉高景逸顧涇陽兩先生所居也皆學程張而有得者也顧高與程張其有異同焉否且未深論然學而有得至今兩先生之名與日月爭光兩先生之親亦與日月爭光豈高顧學之能壽其親而生於其鄉者不能乎吾勿信也況遠亭之官於武強也撫民以慈而繩奸以嚴能除一切苛斂不合於時弗顧也有卓然不苟同於流俗之志矣推是心也以自奮於學何前賢之不可企及耶昔朱子一生學問自同安

歸後益加策勵以至爲萬世儒宗今遠亭之年髣髴朱子
岡安之年苟能策勵如朱子是亦朱子而已矣我見異日
名揚親顯與太華終南嵩少黃河爭壽者非他人必遠亭
與遠亭之親也涇野之言豈欺我哉敢以是祝

授經堂壽序

今年春嘉善沈芷岸太史寓書於余曰我邑畏晷先生我
舅氏子宗老也生平慷慨敦氣誼重然諾樂善好施屢戰
棘闈數奇未偶年來閉戶課孫天倫自樂今且七旬矣子
盍有以壽之且我表弟端明舞綵承歡之意甚摯吾輩無
以侑之不可隴其不敏方自放於煙霞泉石之間筆墨久

陸稼書集

卷之二

三

正誼堂

荒承命不知所措適讀史記萬石君傳胷中若有不可已
者遂敬書之以質於太史當萬石君時人才濟濟毛萇董
仲舒申公諸大儒言行醇備者固無論其他如施讐孟喜
趙綰王臧之屬以經術顯司馬相如枚臯之徒以文詞著
公孫弘以曲學阿世封平津侯而萬石君皆無有也蜀卓
氏宛孔氏魯曹邴氏宣曲任氏皆以貲財雄郡國而萬石
君亦無有也獨其父子兄弟循循孝謹自內達外無幾微
緣飾年彌高而行彌篤積久而彰天下仰之雖齊魯諸儒
之質行皆自以爲不及夫以龍門之好奇於一切庸行若
不屑然者而獨於萬石君家風津津不能已後千餘年未

子輯小學書去取謹嚴雖經傳之文不輕入而獨於萬石君事詳哉其言之由此觀之莫榮於孝謹莫壽於孝謹假使當日萬石君有卓孔之貴財有平津之爵位有枚馬之文章有施孟之經術而孝謹不逮其名未必傳於今卽傳亦必不能使人敬仰之如今日也又使當日若卓孔若平津若枚馬施孟之徒能孝謹如萬石其姓名傳於今不知當如何敬仰必不落莫如今日也鳴鳩之詩曰淑人君子其儀一兮其儀一兮心如結兮儀一者孝謹之醇乎外也如結者孝謹之常於中也其卒章曰正是國人胡不萬年言孝謹之效也孝謹而外無他道矣毛董諸大儒亦全乎此而已自古聖賢所以繼往開來卓然不可磨滅者無不基於此有淺深安勉生熟之殊耳今我畏晁叔少壯修行晚年天倫自樂可謂有萬石遺風矣吾又烏乎祝之亦祝之曰自今以往長如萬石君家而已萬石君區區一趙布衣率其子弟躬行孝謹身享遐齡一門貴顯令名無窮況加之以經術文學增其所有而有所無其所致寧可量乎我焉知得效之盛不如鳴鳩詩人之所祝又焉知異日無網羅舊聞如史遷者採其家風爲魏里萬石傳藏之名山傳之其人更焉知千餘年後無哀集嘉言善行如朱晦翁者述其遺事補入小學遐陬僻壤三尺童子皆知有畏

陸稼書集

卷之二

書

正誼堂

晁先生也是在端明與諸子孫能敬承之而已何難之有
端弟試以吾言復於太史其必以爲然也

曹母成孺人壽序

余承之恆陽余婿曹子星佑寄語余云吾父今年春秋六十有四吾母春秋六十請問所以祝壽者余度星佑愛其親凡可以祝其無疆如天休之詩人所云岡陵松栢者當無所不至不待余言且星佑尊人臻萊翁暨成孺人皆生長名族而能以勤儉治家以禮法檢身無膏粱華靡之習氣其道自應得壽又何待星佑祝無已則有一焉其惟順親之志乎親之順則樂樂則壽此星佑所當勉也順志如

陸稼書集

卷之二

三

正誼堂

何親之志有顯而易見者順之易有隱而難知者順之難今人自成童而後其親未嘗不日夕望之曰願吾子學成而得位也得位矣則又曰願其進而益尊也進益尊矣則又曰願其垂裕後昆也此其顯而易見者也聞古之人有二程子者大賢人也有子如是可謂榮矣然不敢以責其子聞古之人有朱子者大賢人也有子如是可謂榮矣然不敢以責其子是非不欲其子爲二程朱子恐其未必能而不敢輕責之也使其子果能如之則親心之愉快必有百倍焉者此其隱而難知者也順其顯而易見者而親壽增順其隱而難知者而親壽益增然則星祐欲順親志以

視親壽亦學程朱而已人之不能如程朱者非不能也不
爲也讀程朱之書行程朱之行是亦程朱而已矣求之五
經四書傳註以定其宗求之小學近思錄以握其要求之
遺書外書文集語類以觀其全求之性理綱目以廣其識
口誦心維身體力行必登其堂必造其奧動靜語默罔敢
或越其不爲程朱者鮮矣星佑勉之哉星佑之學日進則
臻萊翁暨成孺人之心日悅而壽日增天侷詩人之頌豈
難握券而取哉請酌而祝曰願我星佑沈潛踴躍於理窟
中惟洛惟閩是尊是崇居敬窮理不輟其功自近而遠日
益擴充眞積日久豁然貫通在昔程子弄月吟風蘭絲牛
陸稼書集

卷之二

三

正誼堂

毛曰惟晦翁誰謂道遠我見其同爲世麟鳳實茂聲鴻高
堂白首其樂融融喜我有子道通厥躬至誠洋溢格於上
穹天降福祉益熾益豐我兩老人日懌於衷而日加明而
耳加聰雖在期頤有如黃童

記

畿輔八府地圖記

康熙甲子有詔命天下考正山川之圖井陘道僉事李公
分查保定眞定順德廣平大名五府之地天津道朱公分
查順天永平河間三府之地既徧乃合而爲圖以生隴其
備員俗吏得縱觀焉蓋畿輔之水惟永平之灣渝諸河自

入海其餘皆歸於衛白二河以入海衛發源河南衛輝府輝縣蘇門山百泉流經直隸濬縣滑縣內黃大名縣過大名府城南折東經山東館陶縣臨清州爲運河至天津而入海白河又名路河在密雲縣南十八里自密雲過懷柔順義通州香河武清至天津三岔口與衛河合流入海大名之水如洹如淇皆自入衛順德廣平之水如滏陽如漳皆經大陸會於滹沱以入衛真定之水如滋如派如魏保定之水如漆如易如徐皆會於任三縣趙北口之四角河又東至霸州保定縣爲玉帶河順天之水如拒馬如琉璃皆會於渾河合玉帶河而入白滹沱河在真定府城南八里發源山西太原府繁峙縣由雁門流經直隸靈壽平山遼真定府城南歷棗城晉州東鹿至冀州會滏漳二河過衡水武邑武強至河間府獻縣爲二支一東流爲鹽河一南流支河縣抵青縣岔河口入衛漳河在成安縣南五里有清濁二水濁漳發源山西潞安府長子縣西發鳩山清漳發源山西太原府平定州樂平縣流至河南彰德府武安縣交漳口合流至磁州三臺口一支東流入直隸廣平府盛安縣經肥鄉抵曲周東南一里合滏陽河一支北流入邯鄲縣經永年至曲周會滏陽河歷雞澤平鄉任縣隆平寧晉至冀州合滹沱河滏陽河在廣平南五里發源河

南彰德府滋州神鷹山流至邯鄲縣會渚沁二水由永年
抵曲周會漳河大陸澤一名廣阿澤受水之處在任縣鉅
鹿隆平寧晉一帶每水發時浩淼無際禹貢所謂大陸既
作者是也趙北口之四角河在任丘縣西北五十七里一
接高陽河一接長流河一接白溝河之一支流過趙北口
由柴火淀入玉帶河玉帶河在保定府北城外接柴火淀
東流會渾河合流又分四支曲折流入信安河石城淀慈
老淀落坡淀黑母淀四角淀文爾淀總匯三角淀歸白河
高陽河在雄縣城南二十里上流卽豬龍河至雄縣名高
陽河由蓮花淀入四角河豬龍河在新安縣南十六里上
陸稼書集 卷之二 三 正誼堂

流卽布裏河至新安名豬龍河布裏河在高陽縣東二十
里上流卽楊村河至高陽名布裏河楊村河在蠡縣南十
里上流卽滋沙澗三河自祁州三岔口合流至博野縣境
名蟾河至蠡縣名楊村河滋水在眞定府城東北三十里
發源山西大同府靈丘縣枚回山流經直隸靈壽行唐眞
定豪城無極深澤至祁州三岔口合澗沙二水沙水卽派
河在新樂縣南關外發源山西太原府繁峙縣白坡頭口
流經直隸阜平曲陽行唐縣新樂定州以至祁州三岔口
與澗滋二水合流澗水卽唐河在唐縣西南二十里發源
山西大同府靈丘縣流入倒馬關經直隸唐縣西南過完

縣曲陽定州至祁州三岔口合滋沙二河定州北十里有清水河發源白龍泉流至城北入澗水俗亦謂之唐河白溝河在新城縣南三十里由定興縣南流來在定興河湯渡係涑易沙三河會流處俗名北河經容城至雄縣城南東流矛兒灣入玉帶河一支由容城縣分流至雄縣西三里名黃灣河又經新安流入四角河涑水卽拒馬河在涑水縣東三里發源山西大同府廣昌縣流入紫荆關過易州西北界至房山縣境分爲二支一東流涑州經固安縣東南入渾河一南流涑水縣經定興新城入白溝河易水在易州南三十里發源易州寬中谷流至定興縣北河村

陸家書集

卷之二

合拒馬河入白溝河沙河卽迤攔河在涑水縣西十五里發源本縣平樂山流至定興爲沙河入拒馬河長流河一名長溝河在新安縣西南五里上流卽徐水雹水合流至新安名長流河徐水在安肅縣南四十里又名順水發源山西大同府廣昌縣經直隸昌州五迴嶺流下爲雷溪至滿城縣爲大冊河至安肅爲徐河過清苑折東與漕河一畝泉方順河合流達安州城北爲依城河至新安合雹水爲長流河瀑河在容城縣西南十二里卽雹水自安肅流至容城下流安州新安入長流河渾河卽桑乾河在宣府西城南十里發源山西大同府馬邑縣桑乾山金界池

山西天鎮衛流入直隸宣府鎮西城東城深井堡保安州
磐山堡 縉山下名縉河南流名合河經沿河日流至宛
平縣蘆溝橋俗曰渾河達固安縣境南分一支入新城縣
東轉流入霸州一支順流又分岔復合流入霸州遼城東
南名通濟河流入玉帶河大抵千流萬派而衛白三河其
綱也入衛諸水滹沱其綱也入白諸水渾河及趙北口之
四角河其綱也以禹貢之迹言之在畿輔者有澤水有大
陸有九河有衛漳有恆衛大伾山在濬縣東南二里不與
西北諸山相接大陸卽任縣鉅鹿隆平寧晉之大陸衛漳
卽合滏陽滹沱之漳也恆水在唐縣西七十里俗名橫河
陸稼書集

卷之二

四

正誼堂

發源恆山北合經縣西南流入潞水或以爲卽派河者非
也衛水發源靈壽之良同村東南流四十里入滹沱河非
衛輝之衛九河濟水此圖不載其處黃河故道在開州南
一百二十里俗名響子曰由河南流來經直隸長恆濬縣
涿縣東明開州元城等州縣又過山東館陶縣界入直隸
清河下達河開歸海按漢河決酸棗河決瓠子自塞宣房
後河復北決館陶分爲屯氏河東北經魏郡清河信都渤
海入海正統閒河決陽武循響子曰故道東州抵濮州張
秋入海弘治二年決封丘荊隆口漫子長垣東明今河水
南徙益遠故道淤塞瓠子宮在滑縣北十里賈讓治河策

云決黎陽遮害亭放河便入北海遮害亭在濟縣南五十里一展卷而古今水道之源流了然在目誠壯觀也使廟堂之上因是而講求其蓄洩之法如禹之盡力於溝洫者以防民害而興民利則是圖之所係豈淺鮮哉

謙守齋記

余既以謙守名周子憲章之齋或問謙守之義曰滿損謙益之理備於書矣哀多益寡之訓詳於易矣我見人家有彙世富盛者必其人戰戰兢兢常若履虎尾涉春冰自卑而尊人者也有方盛而忽衰者必其自尊大視其家若泰山之固磐石之安人無如我何者也此理甚明但人家子

隱稼書集

卷之二

里

正誼堂

弟生長富厚不能如勦業之人更歷事變不知稼穡之艱難往往驕溢爲父兄者亦末如之何此無他術惟使多讀書觀古今盛衰之故則知自謙矣知謙則知自守矣亦有讀書而愈長其傲愈增其驕者則以其不知讀書之法視聖賢之書不過爲干祿之具而不實體之身心不實驗之人情世變竊其皮膚潤色爲文章謂可取富貴如拾芥不自覺其傲且驕反不如不讀書之人猶知有所畏懼此則又君子所深病而非讀書之咎也吳磊齋先生有言子弟一讀書則百病皆除旨哉言乎由是觀之謙也者守家之本也善讀書者又謙之本也憲章以謹厚起家退然若不

自足真有得乎古人之謙者欲使子孫永保此風以守其
成以昌大其門則莫如讀書矣其必有味乎斯言

崇明老人記

吾家某於九月廿六日在洙涇周我園家與雲閒佳士王
慶孫同席慶孫述曾至崇明縣中見有吳姓老人者年已
九十九歲其婦亦九十七歲矣老人生四子壯年家貧鬻
子以自給四子盡爲富家奴及四子長咸能自立各自贖
身娶婦遂同居而共養父母焉卜治於縣治之西列肆共
五間伯開花米店仲開布莊叔開醃臘季開南北雜貨四
鋪並列其中一間爲出入之所四子奉養父母曲盡孝道

陸稼書集

卷之二

星

正誼堂

始擬膳每月一輪家週而復始其媳曰翁姑老矣若一月
一輪則必歷三月後方得侍奉顏色太疏復擬每日一家
週而復始媳又曰翁姑老矣若一日一輪則歷三日後方
得侍奉顏色亦疏乃以一餐爲率如蚤餐伯則午餐仲晚
餐叔則明日蚤餐季週而復始若逢五及十則四子共設
於中堂父母南向坐東則四子及諸孫輩西則四媳及諸
孫媳輩分昭穆坐定以次稱觴獻壽率以爲常老人飲食
之所後置一櫥櫥中每家各置錢一串每串五十文老人
每食畢反手於櫥中隨意取錢一串卽往市中嬉買果餅
啖之櫥中錢缺則其子潛補之不令老人知也老人間往

知交游或博奕或擣蒲四子知其所往隨遣人密持錢二
三百文安寘所游家並囑其家伴輸錢於老人老人勝輒
踊躍持錢歸老人亦不知也亦率以爲常蓋數十年無異
云老人夫婦至今猶無恙其長子年七十七歲餘子皆頌
白孫與曾孫約共二十餘人崇明總兵劉兆以聯表其門
日百齡夫婦齊眉五世兒孫繞膝洵不誣也康熙二十三
年十月十六日某爲予備述慶孫之言矍然不勝景仰贊
歎因援筆而記之以告世之爲人子者

墓表

中憲大夫江南布政使司參議分守蘇松常道加三

陸稼書集

卷之二

聖

正誼堂

級方公墓表

分守蘇松常道參議方公諱國棟字千霄號艾賢以康熙
十六年冬沒於位其政蹟在口碑其家世生平在公子其
樞所述行略及翰林院編修汪公所作墓誌銘中其初仕
也由舉人授蠡縣教諭遷國子監助教進博士遷刑部江
西司主事歷雲南司員外郎福建司郎中出爲廣東按察
司僉事分巡海北道遷整飭寧武兵備參議裁缺改分守
蘇松常道其在廣東也擒雷連巨寇鄧耀而招徠其餘黨
白諸富人冤而卻其金其在寧武也以法飭武弁而盡謝
絕其饋遺其光明磊落寬嚴有節所至如一彰彰在人耳

目固無容復贅一辭矣至其在吳也正值閩粵用兵羽書
旁午之際方是時大吏當軸者惟以能辦事爲貴不暇問
民生疾苦有司承風旨腴削窮民皮骨幾盡使無人焉覆
冀喚咻之勢窮力極揭竿斬木而起如明季之禍不難見
也寇橫於外盜起於內又紀綱盡廢人不復知有廉恥天
下事尚可爲哉公獨於干戈擾攘之中事事思與民休息
每遇急徵從容布算鎮之以靜芻蕘糗糧之需卒藉以辦
而民宴然嚴飭屬吏無賸民生而摧其力自是郡縣稍稍
知以百姓爲根本不敢盡力排擊剝割當義所不可正色
峻拒雖臨利害不肯委曲假借中朝貴人遣幸伶入吳怙

陸稼書集

卷之二

署

正誼堂

勢縱恣大吏爭折節下之公獨不少屈綱維不至歸地者
公爲之中流砥柱也公旣以仁愛培國本以廉恥維風俗
一時精培克甘脂韋者或不以公爲然然卒無如公何公
旣沒之二年逆臣授首四方漸次削平鷹揚貔貅之士奏
功於朝皆以爲神器震而復盪者師武臣力也孰知賢者
弭變於無形撫輯殘黎固結人心使腹內安堵而後將帥
之臣得以成功於外譬之治病然披堅執銳從事疆場者
治其標者也正己率屬潛消禍變者固其本者也本不固
則外病未除而內病雜作雖有良醫豈能爲治然則公之
毅然持正於舉世若狂之時安民生而挽頽俗以爲郡縣

倡使封疆大臣無內顧之憂而以次平治禍亂其功顧不
大哉公之在位也隴其適待罪嘉定爲公屬吏得親炙其
休光公不鄙其不肖而特嘉其樸拙時引掖獎勸之及隴
其罷歸公爲扼腕太息方欲以閒散之身從公於政事之
暇從容蓋叩公之學且欲問公家相國文瑞公中朝故事
以定千秋之疑案而公忽溘然棄世矣公子其樞旣葬公
於順天府大興縣方家莊祖塋而以其行略墓誌示隴其
謂隴其曾備員公之宇下且嘗蒙公獎歎能知公之心不
可無一言以表之隴其學疏文陋豈能闡揚公盛德特嘗
慷慨世變歎今之論治者皆爭其流而不知其源獨公能
於嚴霜堅冰中噓以陽春消弭禍本可謂得其源者推其
功實與願牧之徒相表裏而人顧不知也隴其故不復論
其他而特表其卓然獨立於吳中而闢天下安危者以備
史官之採擇云

陳母侯孺人壙記

孺人姓侯氏世爲商丘人前朝戶部尙書侯公恂者孺人
之祖尙書子方域字朝宗世傳壯悔堂集者則孺人父也
孺人年十五歸於陳子子萬子萬世爲宜興人祖少保端
毅公諱于庭直節詳於國史父定生先生諱貞慧以德行
重天下與朝宗爲莫逆交甲申之亂朝宗避地宜興因締

婚焉朝宗既北歸尋捐館舍而定生亦尋卽世家日落徒
四壁立子萬覺覺無依遂就婚商巨孺人生而端莊不妄
言笑長循婦道雖世家女能以禮自範子萬之至商巨也
伶仃躑躅孺人安之不以為苦子萬既壯務讀書好交游
孺人常竭力操作以供不時之需不以為厭子萬作丞黎
城令安平孺人皆隨之任遇覃恩受封家道寢盛然益務
儉約不輕用一錢不輕剪一幣子萬稱孺人之言曰婦人
所貴在德不在翹珠鳴玉男子所重在品不在拖紫紵青
霜白雨薪釵荆裙布吾分內事也又曰世事何真惟做好
人是真其所見卓犖如此故能歷艱辛遇通達而喜慍不

形以宜其家以相其夫子使子萬得以磊磊落落之才處
則優游於墳典出則鞅掌於民社無室家米鹽之累牽制
其曾襟者孺人力也彼世之生長閨閣不識稼穡艱難不
識禮義窮而怨達而侈使其君子內顧鬱抑常擾擾於衷
甚則毀廉隅蹈羅網以徇其無涯之欲者聞孺人之風豈
不可愧也哉孺人生於崇禎十五年六月初三日沒於康
熙二十八年三月二十六日既沒而子萬痛之甚非獨其
篤於琴瑟蓋孺人之賢實超越世俗而年不永宜子萬之
感悼無已也孺人有子五而皆不育有女七多方為子萬
寘妾有螽斯不妒之風焉臨沒猶惓惓囑子萬愛身育嗣

亦世俗所難哉子萬寓書於余求所以不朽孺人者余不
敏非其人也承吾友之命且心重孺人之賢不敢辭故敘
其大略以復子萬使識於其壙非敢附誌銘之例也

先府君壙記

先府君諱元一諱標錫字叔因姓陸氏系出唐宰相宣公
代有顯者詳家乘中自五世祖春坡公諱東始居平湖縣
之泖口其地一名顧書堵高祖諱美字仰春妣姚氏曾祖
諱堯夔字友唐妣戴氏祖諱錫胤字紹唐妣姚氏考諱濼
號泰交妣李氏自五世祖以下皆以儒術有名庠序泰交
公四子府君行第三府君生於萬曆己酉正月初二日自

陸稼書集

卷之二

畧

正誼堂

幼孝友能文早年入庠數奇未達康熙乙卯以男隴其恭
遇 覃恩封文林郎府君性寬和生平未嘗有疾言遽色
雖常有橫逆相加者絕不芥蒂於會中好坦直不喜爲城
府入與家人言出以告於人未嘗有二也一生惟以真誠
寬厚爲主寧闊略於節文而不欲矯飾以欺世寧過於和
平而不欲立崖岸以自異府君少時家道殷盛長兄墨濤
公又顯仕然處之淡如也及遭喪亂家業盡落徒四壁立
亦不以爲意授書武塘者凡十有六年安之若素雖未嘗
達而在位而常以蒼生爲念每語子弟云貪與酷皆居官
大戒然貪而酷人皆知惡之若自恃廉謹而刻以繩人人

慕其風節競相做倣禍不可言矣讀書必究極源委深惡俗學卑陋尤不喜務虛名順治間士子沿明季舊習互相標榜號曰某社某社時隨其初入學序未知其病也府君每切戒之常舉海鹽吳忠節公語示之曰居官不入黨秀才不入社便有一半身分此至言也兒謹識之居常教子弟必令篤實務本每喜稱述祖德及盛衰興廢之故津津忘倦晚年深慮宗族繁衍子孫不能自知其支派乃修族譜義例稽核族人賴之康熙戊午九月二十一日以疾終於正寢享年七十配鍾氏同邑太學生衢水公諱成純長女生萬厯丁未閏六月初二日終於天啓丙寅十一月初

陸稼書集

卷之二

哭

正誼堂

一日續配曹氏隆慶戊辰進士漳州府知府景坡公諱銑曾孫女萬厯丁酉舉人荊州府通判芝亭公諱蕃孫女處士越凡公諱棻長女生萬厯丙午三月初五日終於崇禎癸未正月二十七日皆有婦德皆以康熙乙卯 覃恩贈孺人副室石氏三男皆曹孺人出長隴其康熙庚戌進士江南蘇州府嘉定縣知縣次肇熊後府君四十日而卒次承勳一名坦女二長適同邑庠生張光熹次許字婁縣陳嘉設孫男二人定徵宸徵皆業儒孫女四人一適太學生金山李鉞一適同邑庠生曹宗柱一許字同郡庠生張金城一幼未字以康熙庚申十二月十一日合葬於朱童港

非餘圻祖墓之東亥山已向不孝孤等不能顯揚其考妣
謹識其生平大略如此昊天罔極嗚呼痛哉

亡弟尙桓壙記

此吾弟尙桓之壙也其世系詳先府君壙誌中弟諱肇熊
生崇禎壬申十二月二十四日少余二歲吾年十四而喪
母弟纔十二孤苦相依備及酸辛弟幼讀書未成輒遭亂
離我與先府君皆餬口於四方弟獨在家無師友切磋之
功學遂不成吾先府君家法子弟不能讀書則當執一業
農工商惟所宜不得爲天地閒閒食人以辱祖宗故弟既
廢書遂習於農備歷艱難弟性亦淳樸安之不厭及予舉
陸稼書集

卷之二

晁

正誼堂

於鄉捷於南宮遵守祖訓不敢獵取不義爲父母羞家貧
如故弟之自食其力如故也及予爲吏江南不欲變其初
心家貧如故弟之自食其力又如故也方冀稍有餘俸使
弟得息肩孰意其不能待耶戊午閏三月之十二日我應
詔入都既拜先府君於堂上弟送我入舟孰知此一日
卽爲我父子兄弟永訣之日也先府君屬纊之日弟病已
篤聞變匍匐至牀下一慟幾絕家人扶至房中遂不復起
臨沒時囑家人云我病不能成服我死當以衰經斂我家
人遵其言故今在棺中者斬焉凶服之人也以禮言之弟
方至九泉日夕侍二親苟不應衰經然弟之惓惓於垂沒

者豈非其天性之不容已耶一息尚存不忘痛親此一念何可沒也又語家人云吾死停吾殯於室母出也待吾兄歸嗚呼哀哉卒在戊午十月二十九日後府君之沒纒四十日耳配李氏終於康熙己酉十一月二十七日繼娶馮氏皆無子以隴其次子宸徵爲嗣二女一育於隴其許字同郡庠生張金城一幼未字今於康熙庚申十二月十二日同李孺人合葬於先府君墓之右穴嗚呼痛哉兄隴其技淚謹識

祝文 祭文

宿廟文

陸稼書集

卷之二

辛

正誼堂

竊聞幽明異治徵應攸同人鬼殊途感孚則一上帝區疆畫土端屬神祇朝廷分職授官尤嚴牧守靈邑向稱沃壤今嗟瘡土在災祥休咎神實司之惟疾苦顛連余有賴焉從來宿廟祇應故事在今對越實矢中忱願五風勿愆而神無伏陰願靈雨其時而神無亢陽願洽於時和而民無天札願惕於民威而民無愆慝願虎馴於林鱣馴於澤而神戒其遠願父慈於家子孝於室而神聽其聰余也不明神其啓之余也不廉神其董之余也不惠神其警之獄有沈冤神牖余智山有伏莽神佑余威欽哉帝命母隕而越余其愆哉庶無後忒

誓神文

維年月日隴其謹昭告本縣城隍之神曰惟神聰明正直
吏之善惡神必知之民之休戚神必知之隴其受簡命
來莅茲土勤恤民隱是其職掌苟或棄其生平素守貪求
貨賄曲徇情面不惜小民不顧是非神其殛之至於啓其
思翼其行俾興利除害無窒礙陰佑百姓俾年穀順成疾
病不作盜賊不興默奪潛消神之賜也惟神鑒其愚誠有
感必應謹告

告城隍禱雨文

竊惟神奉上帝之令以莅茲土隴其受天子之命以宰

陸稼書集

卷之二

至

正誼堂

是邑職在庇民而已隴其不恤其民則爲曠官神不恤其
民亦爲尸位其何以答帝心而副上意今靈邑之民困甚
矣其所恃以輸國稅而活父母妻子者惟禾麥是賴乃幾
月不雨葉萎根枯四望郊原若不毛也隴其知之神寧不
知之隴其憫之神寧不憫之第民之所依惟神與隴其而
雨露之恩非隴其所司則惟神是望耳今禁約甫頒密雨
隨下土膚雖潤猶未霑足神其爲民請命於帝必得大沛
甘露庶俾禾麥鬱起則民困其蘇神亦無忝厥職矣神尙
鑒之謹告

告城隍謝雨文

前以亢陽聿懷慘怛憑情於文載牲於俎齋戒越宿將于神聽豈期未禱靈雨先零因念神休無待於請乃民未厭仍告於神神不爲瀆復宣厥靈自晝而夜甘澤再澍優渥霑足深入土脈徂隰徂畛禾黍翼翼隴不敢私敢酬神德

祭京江張太夫子文

惟公抱皋夔伊傅之蘊不欲盡試其急流勇退而以其盛德大業付之我宗伯先生我宗伯先生方將成賡歌颺言之治致鳳儀獸舞之休堯舜其君民拜手而獻於高堂而公顧不及待耶公之英聲茂實彪炳於國史照耀於宇宙固不以存而增不以沒而減而我宗伯先生立德立言立

陸稼書集

卷之二

至

功之盛成於親在之時與成於親沒之後則有閒矣繼自今而往丹徒之膏澤潤海內浸生民爲國家霖雨舟楫爲百代高山景行而公皆不及見矣嗚呼哀哉且公家麟鳳滿堂文窺班馬之室學探洛閩之奧者接踵而起皆思隨宗伯之後奮其六翮高翔遠視羽儀天下文章事業不可限量胡公皆翩然莫顧耶隴其不敏辱在宗伯之門下乙卯之秋侍公於京口諄諄教誨無非正誼明道之言隴其奉以周旋恆恐失墜正欲賴公鞭策以翼其懦以陪其愚而何泰山梁木曾不少畱耶承乏恆陽聞訃驚悼旣悲失我典型而又惜涑水之父不得睹元祐之相業魏公之親

不獲見治平之元勳極盛之中有遺憾焉千秋萬祀曷其有極不腆芹儀用申痛悼冀公之靈不我遐棄

祭座師柏卿魏公文

自世道微政與學分儒生矻矻務崇虛文詞章記誦是精是勤經濟家言重在功勳簿書期會以答其君其於大道總未有聞繫維夫子絕類拔羣惟政惟學咸得其真發揮墳典埽除積塵洛閩遺言藉以不泯以此成已以此澤民秉憲宅揆上佐楓宸無非斯道磅礴薰甄文章事業赫赫彬彬載在國史永永無湮竹帛鐘鼎不能殫陳知統一編尤後學津發蒙起瞶指示諄諄隴其不敏迷於道垠常恐

陸稼書集

卷之二

三

正誼堂

汨沒與俗胥淪得依門牆自庚戌春自喜燕雀獲附青雲庶賴典型蕩除夙氛命蹇時屯遭遇紛紜畱滯南服十載有零微言大義勿克常聆癸亥之冬承乏於靈欣仰高山近在郊垵手書提誨炳如日星謂治無他尙德緩刑如蓋公言民乃獲寧賴茲明訓心常惺惺書紳服膺作座右銘方期報政從容授經如何泰山忽焉其傾厭棄世網歸於蓬瀛雖大聖賢千秋常生坦然九泉何慮何營在我及門常切牆羹自今以往何所取正棟折懷崩安能忘情聞訃驚悼不覺失聲薄具牲肴旨酒兕觥顧不我棄鑒茲微誠

祭蔚州魏公文

當今天下主持正氣俾直道不泯於斯世者非先生倡之
歟先生出而後在朝者知以營私爲恥在野者知以干利
爲羞雖未能盡如先生之志而禮義廉恥一綫不絕者先
生之功也微先生則世道之變幻更不知當何如矣自古
居高官大位文章事業彪炳宇宙者何代無之而一心之
光明洞達可以對天地質鬼神反之幽獨而無慚考之詩
書而不愧者蓋難其人焉如先生者豈非閒氣所鍾哉隴
其浙西之鄙士江南之賤吏也蒙先生之知最深有不可
解者方隴其待罪膠城於先生未嘗有一日之雅先生千
里貽詩獎其葑菲而策其駑駘且昌言於朝不以爲嫌開
其罷黜則搢腕不平不顧恩怨卽隴其亦不知何以得此
於先生也及戊午入都始得仰見高山隴其之樸訥無能
如故非有高談偉論可以驚動四座方且以負大賢期許
自懼又未幾以憂出都卽胷中所一二略知者亦未能盡
吐於左右也意先生必且咎咎者之過顧反喜其樸而嘉
其拙謂滔滔世俗中自立正當如此遂直薦之九重復其
舊職隴其又不知何以得此於先生也又癸亥到都補官
謁見先生隴其又不敢效世俗之感恩報謝見先生如平
常先生不以爲傲顧愈益喜愈欲薦達之是皆有不可解
者豈非光明洞達之胷襟憂世之深憫世之切故其取人

也寧樸母華寧拙母巧苟其樸且拙也雖無足輕重之人
猶取之如此而況其足爲重輕者乎隴其自承乏畿南以
來無尺寸之效可以報知己者惟樸與拙弗敢有變而已
方將學十畝之詩人退守先人之敝廬於浙西策蹇過蔚
再一望見顏色開其茅塞而胡意先生遂至於斯耶中心
痛悼曷其有極祥麟威鳳不可復睹景星卿雲不可復作
嗚呼哀哉薄具牲醴馳奠几筵悲來填膺不知所云

祭某封翁文

嗚呼公以昌明俊偉之姿篤生我大史羽翼玉家表儀當
世天下瞻仰太史之名業皆願公享無涯之壽以睹令子
陸稼書集

卷之二

季

正誼堂

之成而竟止此耶太史爲當代偉人德日崇而業日進方
將以啓沃我君者承歡我親而遂違此憂耶夫期頤之數
存乎天顯揚之業存乎人在天者雖聖賢莫必在人者原
存沒如一自今以往輝煌竹帛太史之名何莫非公之名
赫奕鼎鐘太史之功何莫非公之功祥麟威鳳太史爲國
之瑞卽公之爲國瑞景星慶雲太史爲世之祥卽公之爲
世祥泰山北斗人莫不重太史則莫不重公光風霽月人
莫不愛太史則莫不愛公公之身雖沒而公之正氣常伸
公之形雖往而公之盛德常存以韓范富歐之事業寄於
後人與行於一身何異以洙泗閩洛之學術付於後人與

積於一身何異隴其海濱下吏辱太史之知愛既悲公之
仙駕驟升欲攀轅而無及又知公之克昌厥後雖已逝而
猶生既悲太史之終身孺慕雖公卿之尊不能易其一日
之戚又知太史之孝思不匱不能保其親之長享眉壽而
能必其親之光耀千古敬具生芻用表微衷

祭同年周進士義扶文

嗚呼造物何奪我周子之速耶憶昔與公相遇長安溫乎
其容藹乎其顏聽其言侃侃閭閻昔誦其文今見其人如
飲醇醪如坐春風既會而別相隔數年有道之思時往來
於胷中乙卯之秋承乏練祁不喜得官喜得親公公來迓

陸稼書集

卷之二

五

正誼堂

我會於舟中歡然話故不惟契闊之慰亦謂公能訓我以
德迪我以政而助我不及也繼而公游京師歸來未久又
復入都兩年之間聚首無幾方且翹足而望冀公南旋孰
謂造物竟奪之速耶計公生平愷惻爲心束脩勵行與物
無競與世無爭所謂仁者之靜非耶靜者宜壽而止於斯
何爲乎壯舉於鄉晚而登第宜若天之養之以厚其德而
大其用乃養之難而摧之易又何爲乎世俗滔滔競於浮
囂老成持重庶或挽之豈天不欲迴狂瀾而顛隕搖落會
莫之惜耶夫既不欲展其用又何爲予之以文章授之以
甲第使之若遇若不遇耶天道茫茫不可究問從古而然

我獨悲良友之云徂失我典型亡我準繩能不涕泗漉漉而哀不能自勝公歸九泉遇先聖賢言流俗之日非生民之日感相與請於帝默持陰護俾返於清靡而躋於仁壽其亦有意乎否乎公卿先達如侯如黃生爲正直沒必爲神公往依之切磋砥礪庶幾正氣長存天地敬具一觴奠公几前公其知耶其不知耶

祭應潛齋先生文

先生唐之許由晉之陶潛高風峻節可與比肩然許則高矣峻矣而文采無聞陶則文采表見於後世矣而沈於麴蘖不可以訓是皆千古遺憾也先生閱覽博物澹泊寧靜

陸稼書集

卷之二

五

正誼堂

許之所無先生有之陶之所有先生無之卓然獨立高視古今豈非宇宙正氣所鍾哉隴其仰止高山有年辛酉之夏始會於武林道德之氣淑然藹然如飲醇醪使人心醉先生不鄙懦劣出其著述從容指示易詩書禮皆有成編往往發先儒所未發展卷讀之不覺神往先生又命二子訪我於西湖之澣意欲取其芻蕘之見以相切磋蓋我既重先生之學而先生又愛我之樸私竊自喜謂庶幾得藉典型以開豁其愚蒙而範圍其身心癸亥四月余又至武林先生見之益復欣然縱論古今疊疊不厭孰意一別之後遂成永訣哉嗚呼先生之學其精到處固已卓然可不

朽其未成之書二子皆好學深思必能卒其父業在先生固可無憾於九泉余獨悲我之失其良友讀古人書往往以不得見古人爲恨幸而得見今之世有如古人者乃隨得而又隨失之嗚呼哀哉余方畱滯恆陽未得親哭几筵敬寄一片納諸靈前先生有知其不我棄

陸稼書集

卷之二

五

正誼堂

同治五年夏月福州
正誼堂高華菁分枝

候官楊 浚雪滄總校

閩縣高 紀暢臣覆校

閩縣葉萬華菁分枝

候官吳 敦萊斐分校

陸稼書先生文集卷之二終

津古	册数	1
	定价	200

